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9nB248

達變權禪師語錄

清　顯權說　　海澂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敘
  - 語錄一
  - 語錄二
  - 語錄三
  - 頌古
  - 垂問
  - 問畣機緣
  - 偈
    - 送禪人行腳
    - 和石頭回禪師艸菴歌
    - 靈峰山歌
    - 拄杖歌
    - 示禪人
    - 除夕
    - 和靈澄禪師山居詩
    - 賦得參差竹影上東窗
    - 和越五陳居士韻
    - 壽本師天童和尚五秩
    - 送友住剡谿
    - 擬梅送友住大梅寺
    - 大梅
    - 龍山
    - 亮公
    - 船子
    - 次宋學士靈峰留題韻呈本師和尚
    - 臘月三鼓出坡口占
    - 山居
    - 荷上露珠
    - 破艸鞋
    - 臘月送亡僧值雨
    - 辭世偈
  - 佛事
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靈峰達變禪師語錄敘

大道雖曰現成，然非苦心精研者莫克證入；至理繇來平坦，然非鐵骨負荷者未易傳持。是以少室安心，必待立雪斷臂之子；而黃梅大眾，惟腰石負舂者入室稟受，為六傳冢嫡。後世以輕慢心妄窺藩籬，幾何不抉滅門戶，使吾宗掃地哉？先德知其然，驗以牢固重關、示以嶮崖千仞、投以大火聚、攝以銕壁銀山，受此任者不啻千二百斤擔子。又如挂鎧出門與萬人敵，凡以平坦成現之道，不如是不足以盡其閫奧而窮其首尾。當吾世而得一勤苦進道、慎重法命之人，是真叢林之僧寶、法社之金城也。吾于靈峰達變禪師深有感焉。師少侍先天童，椎拂即稱英衲，後乃得法于山翁老人，老人常稱學眾中參究精銳無逾師者。于師承邊溫研積稔，昕夕摩厲，或拈頌機緣，一言未契，至忘寢食，必求得當而後已。同學扣擊，寸長不遺，參徒請益，雖祁寒溽暑不倦也。盍其嚴毅服物，類秀鐵面；脫落形骸，類廣無心；草衣菲食，清苦鍊行，類象骨頭陀；典司眾務，罔懈參承，類石霜監寺。故即其升堂、提唱，悉皆嶄截提持，雄深峭拔，垂手為人處不失作家體裁。佛祖血脈，及盡玄微；衲子爪牙，通身透露。洵傑出英靈，純鋼鑄就者耶！是以老人當師入室，而有門人益親之喜；及師順世，而盡然傷懷，謂天喪予。今復收拾遺錄，為師點出末後光明，豈惟師一生苦心賴以不墜？殆亦憫斯道之荒落，示後流之標榜。老人鼓舞來學之意，極深厚矣。嗟乎！報緣影事，修短一期，雖法鼓晨裂，流星夜隕，而衲僧門下，一言半句，胸襟流出，匝地普天。是錄既行世，必有環中契旨，言外知歸者，師其不亡矣夫！

同門法弟鹿城冰菴張立廉拜題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一

侍者海澂記錄

住明州慈谿縣五磊山靈峰禪寺語錄

佛殿。「釋迦是長兄，彌勒是同學，互換主賓，遞相酬醋。今朝正令既當行。」展坐具，云：「請看當陽者一著。」

伽藍。「伽藍真宰，護世、出世；輔弼叢林，辨魔、揀異。相與建法幢，莫負靈山記。」

祖堂。「拈華一脈，直至如今，如水入水、似金博金。祖祖相承無別事，三玄戈甲振叢林。」

據室。「據此室，行此令，秉吹毛劍，握大圓鏡，斬釘截鉄不容情，從教魔佛聖凡來乞命。為甚如此？祇貴印印無差，機機圓證。」

四眾請就本寺開堂。拈疏。「言言見諦，句句超宗，珠回玉轉，行布圓融。文彩未彰前薦得，密移一步看飛龍。」提法衣。「多子塔前親付授，黃梅室內為傳持，自從盧老收歸後，須信人人總有之。彩霞簇簇，錦縫奇，一肩荷負更繇誰？千古萬古作標格，猶待當來彌勒披。」

法座。「此座從來高廣，佛祖次第出興，箇箇揚塵播土，攪得海沸波騰，今日千差坐斷，從教八面風清。」

拈香。「此一瓣香，諸佛不知，鬼神莫測，非陰陽之所生，豈鋒刀之能剋？熱向爐中，端為供養正覺世間主、有情世間主、器世間主，伏願玅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虛，金輪統御四天下，兵氣銷為日月光，但見皇風成一片，不知何處有封疆？」次拈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根盤空劫，葉覆穹蒼，亙今亙古，為瑞為祥，奉為文經武緯，貴胤功勛，伏願靈機弘聖道，真智利群生，旁分帝化為傳持，玅印手持三界靜。」復拈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廿年參請，辛勤曉夜，孜孜切切，初於天童得名，後於靈峰得地，累次親遭毒手，幾翻絕後再穌，直得骨露皮穿，不敢囊藏被蓋，端為供養即此堂上山翁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遂斂衣敷坐。維那白椎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驀然一擊如雷吼，驚得虛空開笑口，萬象森羅齊點首，明明歷歷太分剖。還有知音者麼？不妨共相證明。」僧問：「歸根得旨即不問，斬新條令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萬人遐仰處，紅日正當空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，虎逢山色長威獰。」師云：「玅舞應須誇遍拍，三臺須是大家催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且放過一著。」僧復喝兩喝，師云：「三喝、四喝後又作麼生？」僧遂歸眾。問：「昔日寶壽開堂，三聖推出一僧，壽便打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正令當行。」進云：「既然如是，因甚三聖又道：『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？』」師云：「疑殺天下人。」進云：「今日新靈峰陞座，也不用棒、也不瞎卻人眼，畢竟將何為人？」師云：「一句迴開三要印，爍迦眼出透金塵。」進云：「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」師云：「賴得閣黎領話。」僧便喝，師便打，乃云：「十方同聚會，明明古佛家風；遍界絕遮攔，處處祖師巴鼻。樓閣雲中僧世界，栴檀海岸老叢林，金風起而枯木龍吟，霜葉凋而寒卉華散。林間鳥語共唱無生，嶺上猿聲深譚般若，落落風清三佛地，溶溶月朗四明州。直得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，各各腳跟下縱橫十字，果是超方作者，豁開正眼圓明，便乃透過百匝千重，不妨任意橫三豎四。如是，則念念靈山出世，步步兜

率下生，分別現曼殊之心，運用動普賢之行，頭頭引歸寶所，味味盡是醍醐，然後以金剛劍剪除異見稠林，斷貫索穿盡衲僧鼻孔，梯航三有，津濟四生，堪報不報之恩，共助無為之化。正當恁麼時，流通正脈、扶豎綱宗一句又作麼生道？寶藏撥開於此日，千燈五葉轉光新。」復舉：「興化和尚云：『三聖道：「逢人即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」興化則不然，逢人即出，出則不為人。』雪嵓欽云：『二大老所謂一條拄杖兩人舁，被天寧拗作兩橛了也。』以拄杖倚左邊，云：『且聽各自平分。』」師云：「欽祖幸然拗折，今日不肖兒孫未免更將鸞膠為伊續起，逢人即出、逢人不出，兩彩一賽，如箭中的。金鳳銜華下彩樓，眼裏瞳人吹觱栗，三臺須是大家催，無限清風生八極。」白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下座。

勉參。「靈峰寺裏開爐，炭墅家常儘有，更賴現前兄弟，竭力同心出手。輕輕撥動火柴頭，烈燄亙天射牛斗，冷灰豆爆忽雷轟，叢林盡作師子吼。斷送生蛇化活龍，差排古佛離窠臼，無賓主句火爐頭，笑他趙老揚家醜。後來雪嵓欽又云：『不冷不熱爐鞴，半真半假金鋌，鑄作鉼盤釵釧，卻成品字柴頭。』且道：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？若向者裏緇素得出，二大老性命在諸仁手裏；若緇素不出，諸仁性命卻在山僧手裏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莫向白雲深處坐，好看千嶂起風雷。」

開爐，上堂。「烹佛烹祖大爐鞴，量等虛空包法界；煆凡煆聖惡鉗錘，千手大悲亦皺眉。鈍銕頑銅銷爍盡，精金美玉轉新奇，烈燄不容蚊蚋泊，何妨就裏走神龜？把住則乾坤陡黑，放行則電卷風馳，頂門煆出金剛眼，炟赫光明徹四維。所以道：般若如大火聚、般若如清涼池，熾然大用，寂爾無為，洞然明白，何假思惟？縱橫自在，得大總持。山僧如斯告報，祇貴直下知歸，直饒與麼會得，更須知有向上全提。且道：如何是全提底意旨？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無邊虛空包不住，直透威音那畔前。」復舉：「死心和尚挾起火示僧，云：『喚作火則燒殺你，不喚作火則凍殺你。』今日試問諸仁：向者裏作麼生回避？如回避不得，不妨與諸仁通箇消息。」遂頌云：「燒殺凍殺，卒難回避，擬議纔生，腦門著地。勸人除卻是非難，點銕化成金即易，一踏鴻門兩扇開，七通八達恣遊戲，謾說明州布袋憨，騰騰任運了無寄。」

旨、超二上座募藏經入山，上堂，兼謝檀越齋。「量等大千經卷，誰知在一微塵？無量國中，難聞名字；河沙劫內，罕遇傳持。幸有明眼衲僧，等閒剖出大藏、小藏、無盡藏；兼之大心居士，任運助轉食輪、法輪、如意輪。不勞白馬西來，關山遠涉，祇以慈航東渡，穩載而歸。安置毘盧樓閣之內，展開明窗淨几之前。目睹而心

心契合，指掌而念念圓明。一句入神，功超曠劫。在昔常啼東請、善財南詢，至於剝皮刺血為紙墨、為求半偈捨全身，是皆為法輕生，知恩報德。然則順佛理而報佛恩，無先弘法；闡佛日而開佛眼，祇貴明心。直得頭頭顯露，處處全彰，所以諸佛體之號三菩提、菩薩修之稱六度行、海慧變之為水、龍女獻之為珠、天女散之為無著華、善友求之為如意寶、緣覺悟之為十二緣起、聲聞證之為四諦人空，且道：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？嶽高頓落千峰勢，海闊全消萬派聲。」復舉：「僧問東山演祖云：『一代時教是箇切腳，且道：切那箇字？』祖云：『缽囉孃。』『學人祇問一字，如何卻畱許多？』祖云：『七字八字。』」師云：「大小演祖與麼畱話，畢竟正文未曾道著。敢問現前兄弟，且道：如何是正文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孔門弟子無人識，碧眼胡僧笑點頭。」復頌云：「一代時教是箇切腳，畢竟正文無人道著。當的帝都丁，必彬斑豹剝。圓通無礙底，七縱八橫；局守一隅底，無繩自縛。義隨文而文隨義，歷歷明明；珠走盤而盤走珠，灑灑落落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分明舉似作家，切忌胡穿亂鑿，就中演出玅伽陀，定慧圓明無住著。」
至節，小參。「滴水滴凍，止濼困魚難轉動；成塊成團，水晶宮裏玉龍蟠。十分緊俏風頭硬，一片冰湖徹骨寒；無影樹頭霜色白，不萌枝上雪華攢。翻憶少林冷坐，分明特地無端；賺得神光斷臂，覓心無處心安。於斯薦得，一了百當；於斯不薦，千難萬難。亟須勇猛精進，朝夕廢寢忘餐，拶到水窮山盡處，虛空粉碎髑髏乾，大似陽回大地，春滿林巒，和風浩蕩乾坤闊，佛日高縣法界寬。」復舉：「僧問洞山：『寒暑到來如何迴避？』山云：『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？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無寒暑處？』山云：『寒時寒殺闍黎，熱時熱殺闍黎。』」師云：「洞山古佛雖則善赴來機，猶欠悟在。何故？不應話作兩橛。若人檢點得出，許你具一隻眼。其或未然，不免頌出：寒時寒殺、熱時熱殺，靈利衲僧，如何超拔？腳跟線斷得自繇，鼻端泥盡君休刮。黃閣簾垂家信通，紫羅帳合珍珠撒。陰陽寒暑不相干，千古萬古阿剌剌。」
上堂。「日南長至，宮中添一線；及時應節，律管動飛灰。陰消陽長，暖氣潛回，岸容待臘將舒柳，山意衝寒欲放梅。慈明揭榜僧堂，雕鐫諸子；洞山掇退果桌，鈍置英才。倚天長劍眉間挂，兔角龜毛眼裏栽，是處全提大用，頭頭豎抹橫該。一聞千悟底，如龍得水；根塵未脫底，似鴨聞雷。須透徹，莫依偎，偷心死盡眼睛活，銕壁銀山盡豁開。且道：開後如何？十方剎海平如掌，愛日當陽處處輝。」
成道，上堂。「棄卻王宮，直往雪山，六載脩然冷坐，萬緣迴絕躋攀，容鵲巢於頂上，挂蛛網於眉彎，忽睹明星出現，廓然打破牢

關，從茲輥出艸窠裏，一箇閒人天地間。且道：釋迦老子即今在甚麼處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來也，來也。在山僧拄杖頭上高聲唱言：『於一切法成最正覺，智入三世悉皆平等，吾身充滿一切世間，吾音普順十方國土。譬如虛空具含萬象，於諸境界無所分別，又如虛空普遍一切，於諸國土平等隨入，身恆遍坐一切道場，菩薩眾中威光赫奕。』諸仁若向者裏諦信得及，靈山一會儼然未散；你若稍或眼目定動，釋迦老子又入琉璃古殿去也。山僧忍俊不禁，祇得重說偈言：真宗絕朕，大道無名，本來無壞，安得有成？萬里雲收午夜，一天星斗圓明。雖然拾得鼻孔，不知打失眼睛。凜凜真風吹遍界，叢林千古播佳聲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除夜，小參。「歲復歲兮日復日，看看今夜又除夕，等閒白了少年頭，一歲光陰又虛擲。已躬下事如未明，浪死虛生無利益，要於身後免沈淪，好向死前先畫策，莫教一息不來時，追悔從前空自責，直須打破死生關，一念萬年無變革。然而至道無難，惟嫌揀擇，心心不住，超宗越格，便能使得十二時，三際不分何間隔？逆順縱橫得自繇，捏聚依前又開闢。所以道：年來年去，去來不動乾坤；歲舊歲新，新舊一般時節。如是，則塵塵爾、剎剎爾、念念爾，正恁麼時，不涉新舊去來一句作麼生道？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記得古人有頌云：『坐守空山歲又窮，夜堂相聚話西東，少林一曲無今古，自是諸方調不同。』新靈峰今晚不免效顰，貴要大家具眼。歲歲今宵曷有窮？循環如日轉西東，舊新寒暑雖更改，底事明明絕異同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拈香。「一爐爇處，是處皆然，彌亙六合，香徹大千。九重騰瑞氣，萬國藹祥煙，祇奉一人天地貴，從教諸道自分權。」斂衣敷坐，云：「三陽開泰，春歸玉苑，洪鈞氣轉，凍解銀塘。七政順序，四海安詳，雨暘時若，物阜民康。兵器銷為農器，征帆轉作慈航，放牛於桃林之塢，歸馬於華山之陽。和風宛若慈風溥，舜日端如佛日長，直得人人悟毘盧性海，各各明本地風光。正與麼時，元正啟祚，應時納祐一句作麼生道？祇園今古饒春色，朵朵渾開薝蔔香。」

罷爐，上堂，兼謝兩序及知尼藏公齋。「東風漸暖，萬木將新，崖前春水滑，雲外鳥聲頻，水面冰浮似玉，枝頭梅白如銀。一一發明玅有，頭頭顯露天真，覿面分明無向背，塵塵盡是本來人。有時把斷要津，九十日中冰枯雪老；有時放開一線，華香日麗美景良辰。全放即收也，泥牛鬥入海；全收即放也，一馬生三寅。祇要諸仁淨嬴嬴光吞萬象，赤灑灑氣絕諸塵，徹頭徹尾，不昧元神，殷勤為解丁香結，放出枝頭自在春。況復明眼知音，同心相照，手交肘臂，互作主賓，洗清佛日，助轉法輪？更有垂手入廛，隨方善應，打開

寶藏，運出家珍，將折箸攪長河為酥酪，百味具足調勻，直得箇箇飽齁齁地，法喜禪說相親，團圞共說無生話，一會靈峰萬古新。正當今日，因齋慶讚即且置，祇如該羅萬有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一氣不言含有象，萬靈何處謝無私？」

燈節，小參。「最勝良宵，上元佳節，銀燭高燒，寶檀細爇，燈月交輝，處處不別。最分明，太皎潔，佛祖家風盡情漏洩，明眼衲僧如何分雪？果然蓋色騎聲，便解抽釘拔楔，從教萬緒千端，自是七穿八穴。若也逐色隨聲，未免眼中著屑。問諸仁：瞥不瞥？若也瞥，萬兩黃金合消；若不瞥，喫水也須防噎。莫因循，當猛烈，聲色堆中須打徹，為要諸仁氣分同，山僧不是多饒舌。」復舉：「東坡居士問蔣山佛慧泉禪師：『如何是智海之燈？』泉遽畚偈曰：『指出明明是甚麼？舉頭鷂子穿雲過。從來者碗最希奇，解問燈人能幾箇？』東坡雖則欣然有會，蔣山未晚傷慈太殺。若是山僧，『如何是智海之燈？』」驀召云：「大眾！」眾舉首，乃云：「耿耿孤光常獨耀，不勞挑剔照人寰。」

上堂。「山僧昨晚剛睡著時，夢見藥師琉璃光如來與須彌燈光如來在十字街頭同看鼇山燈火，藥師如來應時及節而說偈言：『一燈能續百千燈，心印光通法令行，千聖不傳吹不滅，聯輝烈燄轉分明。』於是，須彌燈光如來隨聲唱和：『慧燈不滅魔難入，智鏡常明夢不侵，堪歎浮生瞌睡漢，從教萬劫恣昏沈。』彼時，權長老從旁亦說偈言：『大矣哉！甚奇特！一燈照徹塵沙國，光輝八萬四千土，土土皆作黃金色，四生六道一光中，祇為情生而智隔，直下分明須剿絕，莫待當來問彌勒。』大眾！昨夜夢說禪，今朝禪說夢，自納一場敗闕，不合驚群動眾。且道：權上座甚處敗闕？明眼人前不得說夢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百丈忌，拈香。「堂堂師表，間氣英雄，機先路活，頂門眼空。剿絕野狐知見，剖開佛祖心胸，倒行摩竭令，全露少林宗。兒孫遍界，克振家風，繩繩步武，王應金春。恩大難酬何以報？旃檀一瓣爇爐中。」

皆然化士歸山，上堂。「佛事門頭不捨一法，東風一扇群華發；實際理地不受一塵，蟾穿潭底水無痕。無象無私春入律，不留不礙月行空；萬象光吞無內外，微塵佛剎盡圓通。所以道：碧落青霄，道人活計；逆行順化，衲子家風。行無緣慈，作不請友，纔伸驢腳，便展佛手，見三下三，三三如九。杖頭挑日月，須彌挂北斗，驚起東山水上行，嚇得磨盤空裏走，等閒一吸滄溟竭，差珍異寶般般有，滿船載得月明歸。無限清風生戶牖，考鐘伐鼓雁堂前，四海高流同聚首，果然一飽忘百饑，知音不用重分剖。正與麼時，大功不

宰即且置，全提正令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域中日月縱橫挂，一亙晴空萬古春。」

涅槃，上堂。問：「本來不生，因甚世尊降生藍毘尼園？」師云：「秦樓歌夜月。」進云：「本來不滅，因甚麼入滅雙林樹下？」師云：「魏殿舞春風。」進云：「祇如達磨大師葬於熊耳山前，因甚又隻履西歸？」師云：「也要你知者箇消息。」進云：「某甲則不然，來去無留礙，卷舒任自繇。」師云：「且信你一半。」乃云：「老瞿曇沒意智，纔出胞胎，四顧稱尊，因甚又往雪山，夜睹明星，方纔瞥地？自說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，因甚四十九年播土揚塵，三百餘會口勞舌沸？自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，因甚又道：於然燈佛所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與夫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、國城妻子、象馬七珍，修諸苦行，種種布施？自說於然燈佛所實無有法可得，因甚拈華示眾，付屬飲光，流通正法眼藏，與諸菩薩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？自說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，因甚向拘尸那畔雙林樹下摩胸告眾：『今日則有，明日則無。』槨示雙趺，愈加一場鈍置，傳播將來，歲歲今朝，謂是涅槃時至。恰值化主殷勤辦供，嚴備香華、燈燭、茶果、珍饈美味，不肖遠孫因風吹火燒牛頭旃檀，五分法身之香熏你鼻孔，使你無處回避。上來與麼哆哆和和，且道：是贊揚？是罵詈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諸仁若向者裏薦得，於其中間來去真無礙，卷舒信自繇，玅用縱橫，得大善利。祇如為眾竭力報佛深恩底人，畢竟功歸何所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玲瓏八面活潑潑，千古萬古振綱宗。」

大悲生日，陞座。「今朝二月十九日，大悲菩薩降生辰，本來玅體無生滅，緣何示現大士身？為憫娑婆諸苦趣，所以分身遍剎塵。紺目澄清香水碧，月眉皎潔海門新。楊柳風清除熱惱，淨餅露冷灑災迍。五濁波中施寶筏，紅塵路上指迷津。塵中能作主，化外自來賓，三十二應遊諸國土，千百億化度脫沈淪，圓滿淨如空界月，照空今古絕疏親。大眾！分身應現即不問，且道：如何是真月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休於天上覓，莫向水中尋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化士歸山，上堂。「無上兩足尊，佛種從緣起，六度四無量，任運不停止。為滿足菩提，視身如敝屣，佛佛既皆然，祖祖亦如此。寶壽作街坊，為眾如為己，忽聞無面目，便悟單傳旨。南辰信手攀，北斗回身倚，光陰幾百年，清風猶未已。阿誰頭上沒青天？彼既丈夫我亦爾，廓然當下心眼開，曠劫頓超一彈指，無邊剎海掌中觀。大地撮來粟粒米，供養十方羅漢僧，饑虛永絕咸歡喜。正法眼藏廣流通，遍界優曇開火裏。呵呵呵！委不委？一程不涉便歸家，擬議白雲千萬里。」復舉：「古人道：『智不到處切忌道著，道著則頭角生。』前輩與麼說話，大似病鳥棲蘆，太殺無轉智。靈峰則不

然，智不到處正好道著，雨灑品華，風生殿閣，診候臨時，應病與藥，看孔著楔，解黏去縛，天馬挨開大施門，震動乾坤星斗落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清明，上堂。僊石問：「禁煙令節，存亡感慟，斯辰猊座高登，未審如何指示？」師拈拄杖，云：「天上有星皆拱北，人間無水不朝東。」進云：「一句迴開，萬靈有賴。」師云：「且道：甚麼人境界？」進云：「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煙搭在玉欄干。」師云：「休誇澤色黃金嫩，切忌西風匝地吹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迅速韶光如電掣，看看又是清明節，萬紫千紅開畫圖，不用安排與羅列。靈雲一見兩眉橫，引得漁郎恣饒舌，鷓鴣啼處百華香，直截為人人不瞥。慎終追遠世相傳，拜埽先塋忙不迭，高低無限土饅頭，薶沒智愚與豪傑，紙錢灰滿千家冢，哭到衰陽聲哽咽。轆轤上下，浪死虛生，換面改頭，百醜千拙。愛河渺渺幾時枯？業海茫茫何日竭？要於當下免輪迴[〇@｜]，須向此中親打徹。叮嚀我輩出家兒，辦道身心須猛烈，放開胸次冷如冰，豎起脊梁硬似鋏，不容豪髮有淆訛，是佛是魔俱剿絕。果然大用現前，自是頭頭合轍，一毫不露處，何妨嶽積山堆？萬法全彰時，卻又影沈光滅，卷舒出沒自繇，應現千差萬別，能挑海底金燈，善出眼中玉屑，鉗鎚十聖三賢，敕點飛龍跛鱉，傳持無盡莫窮年，將此深心奉塵剎。然雖如是，猶屬化門。不落諸緣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十方剎海無倫匹，千古萬古獨巍巍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法座當軒容進步，德山托缽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殘羹餿飯，不勞拈出。」進云：「雪峰道：『鐘未鳴，鼓未響，托缽向甚麼處去？』山便歸方丈。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風動水生紋。」進云：「峰舉似巖頭，頭曰：『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。』甚處是他未會末後句？」師曰：「殺人刀，活人劍。」進云：「德山道：『汝不肯老僧那？』頭便密啟其意。如何是密啟其意？」師云：「爛泥有刺。」進云：「德山來日上堂，頭云：『且喜老漢會末後句。雖然，也只得三年活。』既會末後句，因甚只得三年？」師云：「如蟲禦木。」進云：「和尚與麼畣話，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優則總優，劣則總劣。」進云：「水向石邊流出冷，風從華裏過來香。」師云：「且莫詐明頭。」僧喝，師便打，僧禮拜，云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師云：「猶是亂統。」乃云：「劫前運步，孰是知音？格外橫身，誰當辨的？二聽絕聞其響，五眼莫睹其形，直饒威音那畔承當，未免打作兩橛，縱使卻來者邊行履，也應難許十全。有佛處，不得住，抹過恆河沙國土，春風孰道在華支？鸞鳳不棲荊棘樹。無佛處，急走過，鎖夢關空成險墮，莫守寒品異艸青，休戀白雲深處坐。有無不住絕商量，

玅用縱橫迴異常，熱碗晝鳴翻古調，銕牛夜吼換新腔，蟭螟眼裏放夜市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須信吾宗別有長。」復舉：「僧問洛浦：『供養百千諸佛，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。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？無心道人有何德？』浦曰：『一片白雲橫谷口，幾多歸鳥盡迷巢？』後有尊宿云：『要識箇中意，牛頭尾上安。』山僧則不然，要會箇中意，一老一不老。於斯明得，今日鑑明禪德領眾居士揮金辦供，施者不作施想、受者不作受想，彼此一念純真，當體三輪空宗，功超五果四向，福等虛空無盡。於斯未明，大眾二時應供，不得咬破一粒米。久參先德，何用忉忉？晚學初機，更為頌出：百千諸佛、無心道人，元無彼此，卻有疏親。夜蟾自是有圜缺，古鏡從來不受塵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者段家風誰會得？騰騰任運劫前春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石霜禪師道：『初機未覩大事，先須識取頭，其尾自至。』疏山參，問：『如何是頭？』霜曰：『直須知有。』『如何是尾？』霜曰：『盡卻今時。』『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』霜曰：『吐得黃金堪作甚麼？』『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』霜曰：『猶有依倚在。』『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？』霜曰：『渠不作箇解會，亦未許渠在。』後僧問九峰：『如何是頭？』峰曰：『開眼不覺曉。』『如何是尾？』峰曰：『不坐萬年床。』『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』峰曰：『終是不貴。』『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』峰曰：『雖飽無力。』『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？』峰曰：『兒孫得力，室內不知。』」師云：「二大老與麼提持，雖是祭鬼神茶飯，鬼神也無猒足，山僧不免更著一分。『如何是頭？』萬年天子不封侯。『如何是尾？』四海五湖王化裏。『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』潛龍勿用。『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』好所佛堂，而佛不聖。『如何是頭尾相稱底句？』夜明簾外排班立，空王殿上絕知音。且道：與古人相去多少？具眼者辨取。」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一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二

侍者海澂記錄

住明州慈谿縣五磊山靈峰禪寺語錄

佛誕，請上堂。僧問：「本來不生，因甚降生於皇宮？」師云：「病眼見空華。」進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如何是獨尊之旨？」師云：「倚天長劍逼人寒。」進云：「今日和尚現大人相，與世尊是同？是別？」師云：「直教他倒退三千里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昔日瞿曇，今朝和尚。」師云：「罕逢穿耳客，多見刻舟人。」問：「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意旨如何？」師卓拄杖一下。進云：「祇如雲門一棒打殺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誰人知此意？令我憶南泉。」進云：「雲在嶺頭閒不徹，水流澗下太忙生。」師云：「不是者箇道理。」乃云：「大人境界，行海無窮。三僧祇劫，悲願重重。未離兜率，已降皇宮。纔生下地，浩氣吞虹。指天上下，目顧西東。唯我獨尊，三界大雄。四十九年，漫天布網。三百餘會，打鳳羅龍。末後拈華，別展家風，單傳教外，直指綱宗。人間天上，微塵剎海，西天此土，萬古尊崇。如春在華，不施其功，自然開發，萬紫千紅。如及時雨，誰不歆仰？普潤焦枯，悉皆生長。如大雲起，彌覆穹蒼，頓除熱惱，遍界清涼。如大日輪，任運自在，照徹十方，豪無偏愛。所以道：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飲盡，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。今逢降誕之辰，復有大心居士虔備香齋供佛及僧，更請不肖遠孫曲彔高陞，舉揚正法，報畜能仁。舉揚即置，且道：世尊還來受供養也無？若來，世尊即今在甚麼處？若不來，又供養箇甚麼？諸人向者裏緇素得出，與大心居士立地成佛，永無退轉。若緇素不出，普請同到大殿拈香上供，更為諸人說破。」

師到廣潤省覲，眾請小參。問：「象駕遠臨，師資道重，同風千里無勞問，的的相承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象蹋恆河徹底過，大千百雜碎如塵。」進云：「古德道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』又有道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然。』祇如不傳、不然，還有相承分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剎竿頭上仰蓮心。」進云：「若不入水，爭見長人？」師云：「涌金春色晚，吹落碧桃華。」進云：「如是則好將一滴曹谿水，散作波濤起濟宗。」師云：「一片何人得？流經十萬家。」乃云：「不來相而來，南嶽天台知幾回？不見相而見，千里同風常覿面。所以道：不出戶，身遍十方；未入門，常在屋裏。則何假覺城東際始見文殊，樓閣門開方參彌勒？故靈峰不異此處，此處即是靈

峰。不肖雖與本師大和尚相別兩月，殊不知夜暗晝明，時時省覲；折旋頫仰，步步追隨，遠溯威音已前，直至盡未來際，於其中間豪無間隔，有時拈尾作頭、有時拈頭作尾，君臣道合，賓主交參，一月印千江、千江同一月，況有十方英傑、四海高賢，手眼精明，同心相照，命不才涼德為眾舉揚？大似布鼓雷門，耀螢烈日，固知塵培巨嶽難增鷲嶺之高，然而露滴天池已接曹源正脈，不免更借堂頭老人威光，向無言處演言、無法處說法，直得須彌岌峇、海沸波騰，白鶴峰走下平田淺水，玉几案跳上大梵天宮，驚起空中天鼓，出大音聲，唱如是言：『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，遠離妄想及諸取，令心所向皆無礙。』合掌峰聞得，歡喜踊躍，贊言：『善哉！快說法要。』獨有拄杖子直頭不點，側頭覷道：『與麼提持，座主見解，未是衲僧極則處。』敢問諸仁：如何是衲僧極則處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人居大國方知貴，水到瀟湘一樣清。記得佛眼禪師省覲東山云：『暫下蓮峰輕屈指，光陰倏爾又三年，雖然不隔絲豪許，爭似親躬到座前？』龍門老人雖則胸襟流出，蓋天蓋地，理事圜融，揀點將來，向上關捩子猶未道著在。諸仁！若揀點得出，許伊頂門具眼、肘後有符；揀點不出，祇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世尊拈華，迦葉微笑，未審笑甚麼？」師云：「笑你漆桶不快。」進云：「古人一言之下，心地開通，因甚昨日上堂，今日又上堂？」師云：「重重相為，猶且不薦。」進云：「人人眼盍乾坤，箇箇鼻孔遼天，因甚不知其義？」師云：「怪山僧不得。」進云：「某甲禮拜去也。」師便打，乃云：「過去諸如來……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斯門已成就。現在諸菩薩……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今各人圜明。未來修學人……」卓拄杖，云：「當依如是法。所以道：佛佛授手，祖祖相傳，能收能放，最玅最玄，有權有實，無黨無偏。有時遇賤則貴，傾國莫能換；有時遇貴則賤，不值半文錢；有時向阿修羅宮打坐；有時向兜率內院安眠；有時遍界分身，塵塵獨露；有時佛眼覷不見，密密綿綿。隱顯縱橫無間隔，從來千聖不同廛。完生禪者，為眾竭力，念念純真，炊無米飯，飽不饑人，成不可思議解脫，作無量殊勝奇特。雖然，福等須彌未是衲僧極則。若得桶底子脫、五色線斷，一明一切明、一悟一切悟，一證永證、一得永得，頂門上如如不動、腳跟下了了常知，究竟將來猶是途路中事。且道：如何是到家一句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還鄉盡是兒孫事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」

晚參。豎起拂子，云：「拾得大士來也，在拂子頭上以梵音聲宣說偈言：『佛哀三界子，總是親男女，恐沈黑暗阬，示儀垂化度。盡登無上道，俱證菩提路，教爾癡眾生，慧心勤覺悟。』不期掌教世

尊聞得，即時踊出拄杖，頭上亦演阿字伽陀，曰：『參禪學道莫輕狂，巽順含容般若光，一念直教清似玉，萬緣必使冷如霜。豁開耀日金剛眼，豎起撐天銕脊梁，拶得心華開發後，大千無處不馨香。』龍華教主聞得，挺身出眾，扼腕立地，道：『瞿曇！瞿曇！出語成不遜，面皮厚三寸，好將八棱棒，一日打三頓。』於是世尊懨懶而退。敢問見前兄弟：作麼生與黃面老人出氣？」良久，卓拄杖，云：「當臺一鑑明如日，萬古晴空絕是非。」

結夏，小參。「九夏安居結制，遵行如來舊例，我等釋子沙門，日用固宜審細，性天杲日當陽，切忌浮雲遮蔽。古來守護蠟人，驗盡衲僧私弊，要得大用見前，直下有無不繫。欲報佛祖深恩，必也等心死誓，果然行解相應，自然與道默契，絲豪見惑淆訛，未免眼中有翳。大丈夫，須猛利，無明頓斷非容易，單刀直入莫因循，徹底掀翻休擬議，萬年一念絕支離，一念萬年無變異，拶得心空及第時，一超直入如來地，遍界分身得自繇，出生入死恣遊戲。然雖與麼，猶落今時，更須知有，天地不能盍載、日月不能照臨、陰陽不能陶鑄、寒暑不能變遷，名不得、狀不得，不禁足護生、不安居結夏底畢竟如何話會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填溝塞壑無人會，雲自高飛水自流。」復舉：「世尊在摩竭陀國說法，是時將白夏，乃謂阿難曰：『諸大弟子、人天四眾，我嘗說法不生敬仰。我今入因沙舊室中夏坐九旬，忽有人來問法，爾代我說：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。」』言訖，掩室而坐。」師云：「世尊雖則老婆心切、本分作家，殊不知特地一場翻成分外。何故？大似衒玉求售，預搔待癢。且道：淆訛在甚麼處？具眼者辨取。若辨不出，不免為蛇畫足去也。『一切法不生』，夜來明月上高崢，會得秋光淨如練，五湖煙景有誰爭？『一切法不滅』，金色頭陀曾漏洩，水流澗下太忙生，雲在嶺頭閒不徹。」

結夏，上堂。「勾芒退位，炎帝當權，四海高人罷搖金錫，二千年外風規元無間隔，三世如來法式不異絲豪。山僧今日與十方法界情與無情、學等無學、并見前兄弟踞菩薩乘，修寂滅行〇，以大圜覺為我伽藍，選佛場宏開，解脫門廣啟。諸仁向者裏豁然悟入，則人人常光見前，各各壁立千仞，融通萬有而混成，坐斷要津而一致，不促一念、不涉三祇，直下無一絲豪頭，遍界全彰奇特事。如是，則禁盡一切眾生之足而無住相、斷盡一切眾生之命而無殺相。雖則長養聖胎，要且功勳不涉；雖則功勳不涉，何妨長養聖胎？所以道：理隨事變，該萬有而一片虛凝；事逐理融，等千差而咸歸實際。全理全事、全放全收、全主全賓、全體全用即且置，無功用行一句作麼生道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不起纖豪修學心，無相光中嘗自在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天中節，上堂。「律轉蕤賓日正長，剛纔結夏又端陽，荷開水面撐天碧，梅熟枝頭遍界香。金線細垂谿畔柳，玉梢高出上林篁，頭頭顯露遮那體，擬議纔生錯較量。林下道人，不隨世變，雖逢佳節，祇麼平嘗。不用桃符咒水，何須燒酒雄黃？百怪千妖俱殄滅，土虺赤口悉藾藏。願見黃河清徹底，普天匝地盡安祥，從來佛日無私化，炟赫圜明照萬方。大眾！此是諸佛如來圜覺境界，敢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[〇@卍]於斯明得，諸佛法身入我性，我性同共如來合；於此不明，光陰倏忽催人老，嫩綠騧騧已過牆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晚參。問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今日龍象交參，請師當陽揭露。」師云：「輝天鑑地無人會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手執夜明符，幾箇知天曉？」師云：「自緣根力淺，莫怨太陽偏。」進云：「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」師云：「卻也費力不少。」乃舉：「雪峰玅湛禪師云：『一切法無差，雲門胡餅趙州茶，黃鶴樓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華，慚媿太原孚上座，五更聞鼓角，天曉弄琵琶。』古人與麼拈提，可謂不落宮商調，誰人和一場？伯牙何所措？此曲舊來長。是則固是，向上一竅畢竟不曾道著。山僧不惜眉毛，不免華擘一上。一切法無差，還須老作家，南山呼鱉鼻，平地摝魚蝦。暗裏抽橫骨，風前露爪牙，空中拏閃電，石上長油麻。不萌艸解藏香象，無底籃能著活蛇，白格樹頭魚扇子，峰巒纔露海雲遮。諸仁言下知歸，便明向上一竅，具眼者試道看。」眾無語，摘下拂子，云：「須知雲外千峰上，別有靈松帶露寒。」

上堂。問：「設齋馮居士，慶生六月二，請師特舉揚，世出世間事。敢問：如何是出世間事？」師云：「玉離荊岫寒光動，劍出豐城紫氣浮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世出世間事？」師云：「天共白雲曉，水和明月流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法施大眾均霑，居士恩歸有地。」師云：「恩歸且置，如何是你本分事？」進云：「在者裏。」師云：「認著依前還隔海。」僧禮拜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多子塔前親授記，黃梅隊裏獨贏來，今日披登華王座，箇中密意請深裁。」師云：「錫挂靈峰新日月，衣被庾嶺舊雲煙。」進云：「昔日阿難問迦葉：『世尊傳金襴外，復傳何物？』還是不知而問？為復知而故問？」師云：「不快漆桶。」進云：「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，斯時賓主歷然，為甚人人道阿難不會？」師云：「卻較些子。」進云：「迦葉道：『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』為是單明第一義？為復別有生涯？」師云：「焦磚打著連底凍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缽，聯芳不盡永馨香。」師云：「也不消得。」進云：「今日馮居士奉金襴供養和尚，和尚說何法祝壽？」師云：「祇將

一滴曹源水，普潤三千及大千。」進云：「恁麼迦葉猶在。」師云：「且教他過一邊著。」問：「森羅及萬象，晝夜演無生。祇如居士未生已前，且道：是何消息？」師云：「未問已前薦取。」進云：「纔生時囚地一聲，是甚麼人境界？」師打，云：「還會麼？」進云：「當陽直截蒙師指，即今慶誕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月籠丹桂遠，星拱北辰高。」進云：「祇將日月為天眼，指出須彌作壽山。」師云：「似則也似，是則未是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無上福田衣，善哉解脫服，佛祖為傳持，作人天眼目，龍披一縷時，鳥王便畏縮。雞足山中勤守護，讓之有餘；大庾嶺頭提不起，爭之不足。如今披向華王座，孤光迥迥彩雲簇。茲有大居士，生長居華屋，篤志慕佛乘，不享人天祿，種種玅莊嚴，辦供來山谷，請我轉法輪，高登曲彔木。不輥雪峰毬，不唱雲門曲，直截為指南，六六三十六。以此滅諸殃，以此集眾福，眾罪如霜露，日出難藏蓄。百福似川流，到海能漩澓，壽量等虛空，非延而非促。黃河清兮出聖人，丹山穴定生鸑鷟，為瑞為祥遍九垓，不假栴檀香馥郁。古來大有好風規，維摩前身是金粟，盡未來際無猒倦，便是如來真眷屬。然雖與麼，未盡今時。及盡也，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，猶有一人呵呵大笑。靈峰向者裏擬著箇眼，也要諸仁瞥地。還委悉麼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那邊不坐空王殿，蕩蕩無依鳥道玄。」晚參。「光陰倏忽催人老，打辦身心須及蚤，不覺安居兩月過，浮生幻景難常保。莫教耳聵眼昏華，風火散時空懊惱，人人本具打不徹，祇為心田長蔓艸。不識衣中無價珍，波吒向外徒尋討，饒君能說不能行，到頭難免閻王考。若是男兒大丈夫，銕圍山嶽齊衝倒，虛空粉碎地平沈，翻轉南辰作北斗。十方世界見全身，毛孔盡作師子吼，最勝無憂安隱幢，天龍寂聽波旬走。報諸仁，須自剖，潔白不存豈容垢？禪說珍饈尚不餐，誰能更飲無明酒？二乘精進莫同儔，外道聰明難共偶，慣使金烏夜半明，毛群羽族失所守。脫卻竇八破布衫，豎起寒山禿埽帚，掣電光中驗正偏，大圜鏡裏分妍醜。顛倒陰陽掌握間，驅馳佛亦不知有，百千三昧恣遊戲，方好宗門出隻手。然雖與麼，究竟將來猶是尋常功斡，直得進一步超越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邊浮幢王剎、退一步坐斷威音那畔更那畔，猶未是他住腳處。祇如不進不退時如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儂家不管興亡事，一任和雲占 洞庭。」

解夏，小參。「九十光陰一剎那，已躬下事果如何？未能直截明斯旨，重疊關山路轉多。須究徹，莫蹉跎，香象漂流為見河，一念不生全體見，橫身三界絕籠羅。所以道：『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』，圜裏十虛，本來成見。『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』，腳頭腳底，橫三

豎四。祇為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，於日用中而不自覺，累他先德回首塵勞，向無方便中曲垂方便，劃地為牢，加功用行，如將谷響千斤換得空華萬片。殊不知？真實體上結解他不得、修證他不得，離名、離相，無住、無依，渠能生育天地、天地生育他不得，渠能長養萬物、萬物長養他不得，渠能建立一切、一切建立他不得，渠能破壞一切、一切破壞他不得，取不得、舍不得，不可得中只麼得。祇如不落進修一句作麼生道？任運常如癡兀人，他家自有通人愛。」復舉：「世尊因自恣日，文殊三處度夏，迦葉欲白椎擯出，纔拈椎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，迦葉盡其神力，椎不能舉，世尊遂問：『爾擬擯那箇文殊？』迦葉無語。」師云：「試問見前兄弟：三箇老古錐，其中還有優劣也無？若道有優劣，未具參學眼在；若道無優劣，參學眼在甚麼處？具眼者試定當看，定當不出，更打葛藤去也。『文殊三處過夏』，石灰布袋。『迦葉白椎欲擯出』，為他閒事長無明。『爾擬擯那箇文殊』，老老大大，隨人起倒。『迦葉無語』，氣急殺人。不免更為頌出：脫體風流，千般賣俏，據令而行，不容朕兆。就中誰得？誰失？箇裏有玄有要。秋空月上萬峰頭，疏柳隄邊剛落照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解夏，上堂，兼謝兩序及嘗如知浴齋。「朱明已去，大火西流，鯤騰北海，雁轉南州。是處蟬聲皋晚，連山木葉驚秋，乾坤一合地餬餅，日月兩輪天氣毬。至理洞明，會千差於物表；玄機獨脫，融萬象於毫頭。塵塵不礙，法法全周，一夏已來，東語西話。薦得眉毛在否？便明關字相酬。透得底，丹霄獨步；未透底，正好潛修。況有文殊、普賢同聲相應，釋迦、彌勒同氣相求，垂手今時，劻勷祖道，揮戈佛日，光贊宗猷。更有赤心片片，真誠相為，入泥入水，自在優遊，大似風行艸偃，渾如月載虛舟，遍界分身無量億，百千師子一毛收。正恁麼時，九夏賞勞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豁開戶牖無拘束，任運縱橫得自繇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大慈寰中禪師示眾云：『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；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』洞山曰：『我不恁麼道。』曰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山曰：『說取行不得底，行取說不得底。』雲居云：『行時無說路，說時無行路，不說不行時，合行甚麼路？』洛浦云：『行說俱到，即本分事無；行說俱不到，即本分事在。』」師云：「此四則語，一則有賓無主、一則有主無賓、一則賓主俱無、一則全具賓主。若人緇素得出，許伊具透關眼；緇素不出，山僧更資一路去也。行說俱到，即本分事在；行說俱不到，即本分事無。諸仁者！還會麼？易商量，難辨別，山僧與麼告報，也是鋼鐺上著生銕。參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石屋禪師道：『月出海門東，金波浩渺渺，圜又圜不虧，明又明得好。寄語白兔翁，說與姮娥道，收彩不宜遲，潛光須及蚤。莫待黑雲四面來，一天光彩都無了，世間惟有道人心，歷劫至今常皎皎。』」師云：「知白守黑，居安慮危；密用潛行，薶光鏟彩，還他石屋老人。美則甚美，大似獨善其身、二乘見解。殊不知？心月孤圜，光明烜赫，風吹不入、雨灑不溼，日照不明、雲遮不黑，也無失、也無得。既無得失，試問諸仁：畢竟如何受用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成住壞空渠不壞，湛湛圜明無變革。」

中秋，上堂。問：「颯颯金風剛徹體，明明玉兔正懷胎，時節因緣即不問，當陽一句請師開。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休於天上覓，莫向水中尋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光吞萬象，氣絕諸塵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且道：是阿誰境界？」進云：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師云：「切莫詐明頭。」乃云：「看看又是中秋節，人人慶賞咸歡說，玉露溥溥溼桂華，天風吹落黃金屑。晴空萬里絕纖雲，彌滿一輪無空缺，一人舉眉一輪明，十世古今都照徹。堪笑硃砂強畫成，誰知弄巧翻成拙？再三撈摝始應知，爭似本來嘗皎潔？馬師翫，能定當，正好修行，正好供養，經入藏兮禪歸海，獨超物外真過量。寒山比，有深旨，澄湛寒潭光徹底，照見三千及大千，光吞萬象無表裏。小釋迦，纔賣弄，倒轉槍旂倩爾用，汎汎端如五兩輕，堆堆何啻千鈞重？蹋翻滄海月沈空，大蟲一嘯清風送。靈山話，費周折，哆哆和和，列列挈挈，曼殊賣啞妝聾，釋老搖脣鼓舌，攪得三千剎海渾，畢竟天無第二月。報諸仁，須剿絕，直饒一一透將來，也是循途而守轍。何也？畫餅不充饑，喫鹽難救渴。畢竟如何？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百尺竿頭得自繇，生機一路從來別。」

小參。「秋風涼，秋夜長，未歸客，思故鄉，曠劫流轉三界，祇緣未徹宗綱。緇素莫分，鏤冰作王；菽麥不辨，認奴作郎。賴有十方佛祖利生悲願，不忘出沒死生，如遊園觀，橫身苦海，倒駕慈航，無奈勞生不醒，沈迷夢境顛狂。果是英靈漢子，豈肯自昧心王？不用思量卜 度，祇貴直下承當。譬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，便言：『我是千佛中一數。』又如七歲龍女寶珠獻上，疾往無垢世界坐大道場。為他一信永信，再無疑惑；一得永得，更不回皇。是則固是，直饒諦信無疑，猶是順水推船。祇如迴出眾流一句作麼生道？」擲下拄杖，云：「縱橫逆順無依倚，便是威音古願王。」

重陽，上堂。「中秋纔去，重陽便來，桂香已謝，叢蘜將開，佛果宜於心地種，覺華須向性田栽。既爾應時及節，何妨豎抹橫該？正按旁敲，撫憐赤子；曲譚直指，提獎嬰孩。一生取辦無餘事，獨有當年箇善財，更有許多老宿，門庭冷若死灰。溈山拾橡栗為食，隨家豐儉；大梅以荷葉為衣，善自剪裁。九年嵩嶽何嚴冷？多載西峰

甘活蕞，不管紅塵世外，從教白醭口堆。雖然不語，其聲如雷，至於執爨負舂，不作不食，陸沈下版，腰石黃梅，箇箇銅頭鐵額，壁立萬仞。崔嵬觀今鑑古，堪笑堪哀，不惟撥無因果，更兼世諦陰媒。既落今時虎皮羊質，難免他日象耳魚腮，惟冀本色衲僧四楞著地，真操實履共樂邑隈，行解相應齊著力，大家輓取古風回。正當恁麼時，獨脫無依一句又作麼生道？千差坐斷無回互，天上人間不可陪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應菴和尚道：『參學人切忌錯用心，悟明見性是錯用心，成佛作祖是錯用心，看經講教是錯用心，行住坐臥、語言三昧是錯用心，穿衣喫飯、屙屎送尿是錯用心，一動一靜、一往一來是錯用心。更有一處錯用心，歸宗不敢與諸仁說破。何故？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拽不出。』」師云：「山僧則不然，更有一處錯用心，要與諸仁說破。何故？文不在茲。畢竟如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鵝王擇乳，素非鴨類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夾山道：『眼不挂戶，意不停玄，直得靈艸不生，猶是五天之位。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，此間無老僧，五路頭無闍黎。』」師云：「諸仁者！既無老僧、又無闍黎，且道：夾山老子立地在甚處？於斯薦得，不惟捉敗夾山，三世諸佛無出頭分；於斯不明，莫謂夾山山勢險，前頭更有玅高峰。」

上堂。「金剛正體，圜裹十虛，古今同一際；般若智光，彌滿六合，萬化悉皆如。無去無來，大圜鏡中彰玅相；非生非滅，漚華景裏見全身。與麼會得，表裏一如，本自尊嚴，天然成見。況淑德猶閒四教，母儀不媿三遷？早年持素，性潔秋霜；晚入空門，戒珠川媚。雖然，雪巢夜冷，鳳閣香沈，須知明月半窗，藹然和氣。正恁麼時，孝子千日薦母尊嚴，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一毫端上全身見，一一毫頭渾不差，剎剎塵塵無別法，未曾抬步已歸家。」復舉：「那吒太子析肉還母、析骨還父，然後見本身，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。大眾！骨肉既還父母了，喚甚麼作本身？於此不明，粉骨碎身未足酬；於此明得，一句了然超百億。更為頌出：析骨還父，析肉還母，見出本身，超佛越祖，二聽莫聞，五眼難睹。擊金鐘，敲瓦鼓，趙州關，雲門普。洞徹當陽向上機，山河大地咸作舞，亦如千日放光明，十方照徹無今古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晚參。「大冶洪爐，陶鑄精麤，流出萬有，不假功夫。烹佛烹祖，能文能武，通上徹下，騰今燿古。規模鎔盡，本無修證，萬事臨時，自然號令。識者罔措，面面相睹，獨脫英靈，迥超迷悟。報君知，休莽鹵，大道坦平，人心險阻，自生胡越，釘椿搖艣。所以，甜瓜徹蒂甜，苦瓠連根苦，果然一箭中紅心，管教大地無寸土。有

時劫火洞然，光爍爍地，不妨滴水滴凍，寒威威地；有時萬丈寒冰中迸出亙天烈燄，不妨亙天烈燄裏能結萬丈寒冰。有如是奇特、有如是靈通，且道：是誰作主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毘嵐猛風吹不滅，聯輝烈燄轉光新。」

初祖忌，拈香。「遙觀赤縣神州，來接大乘根器，梁皇殿上全提，不契當陽直示。一語既不投機，合國人追弗至，九年默坐少林，滯貨不離行市。若非斷臂神光，幾乎一場鈍置，相傳歲歲今朝，謂是西來祖忌，嚴設香華供養，聊表兒孫誠意。一瓣旃檀一盞茶，碎身難報意何賒？自從隻履西歸後，遍界時開五葉華。」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二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三

侍者海澂記錄

住明州慈谿縣五磊山靈峰禪寺語錄

開爐，皆、嘗二知浴請上堂。問：「九旬禁足，覓鏡裏之華；三月安居，撈水中之月。去此二途，不假功勳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銅頭鐵額如龍虎，天上人間得自繇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化外有天藏日月，就中無地著鍼錐。」師云：「還假功勳也無？」進云：「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？」師云：「引不著。」僧喝，師便打。問：「盡大地是箇解脫道場，今日開爐結制，把住天下英靈，和尚是何心行？」師打，云：「也要你向者裏薦取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四威儀中皆是道，何須特意覓真宗？」師云：「只恐不是玉，是玉也大奇。」僧禮拜，師復打，乃云：「世界闊一丈，火爐闊一丈，火燄轉法輪，十方悉通暢。此界與他方，廓徹無遮障，諸佛立地聽，演出一大藏。繽紛天雨華，香飄梵天上，艸木與叢林，順方咸低向。萬象及森羅，晝夜同宣唱，剎說熾然說，玅義廣無量。單明向上機，阿誰不仰望？更有如來禪，蘆華雪月滿平川，夜半正明曉不露，好諳父母未生前祖師意，千波競起文殊智，一亙晴空遍吉床，法法頭頭無不是。入廛垂手，自他俱利，逆順門高信腳登，不論山林與城市。乃至寒山燒火、拾得埽地，冷處著把、涼湯點沸，入水見長人，不負靈山記，洗滌如來淨邊垢，始契箇中真實義。至於堂裏坐禪，迥絕諸緣，打成一片無人會，推倒須彌浸玉蟾。堂外禪坐，精勤功課，運水搬柴，推磨扯磨，菩薩萬行玅莊嚴，戶底門頭俱勘破。俱勘破，無別箇，抹過三祇大劫修，翻笑如來成話墮。覷不破，莫放過，豎起鐵脊梁，歸堂且打坐。」

請上堂。問：「齋家祈福無窮，禪門淵深海闊，兩重公案，請師分開。」師云：「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法輪常轉，佛日增輝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且道：承誰恩力？」進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莫獻詩。」師云：「學語之流，一札千行。」乃云：「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，道無南北，根有利鈍。子韶月下聞蛙，當處豁然徹困，不用古錐饒舌，何必棒頭三頓？河沙玅德，總在心源，萬機頓赴，流出真言。龐公參馬祖，西江一口吞，家私盡把沈湘水，自謂知恩解報恩。潛倪二居士，渠今又不然，家私親運出，齋僧供聖賢。佛本聖中聖，弘願廣無邊，法名大寶聚，僧乃無漏田，欲成無上道，先修般若緣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以此報親，一生成大孝；以此報國，萬里靜風煙。要明劫外，須契言前，

頓令凡胎俗骨，便成大覺金僊。禪禪，曹洞以之，則正偏兼帶；臨濟用之，則三要三玄。雖則本無縫罅，何妨七穴八穿？有時火燄裏藏身，去來無跡；有時劍刃上走馬，往返周旋。大海波心，紅輪涌出；玅峰孤頂，白浪滔天。或時一毫端上，見出華藏世界；或時一毛孔裏，收攝三千大千。未能一一透徹，都緣己見枯偏，須努力，痛加鞭。泥牛拽斷龜毛索，兔角欄中任意眠則且置，祇如供佛齋僧，畢竟功歸何所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淨智玅嚴功德聚，當人本體自周圜。」

雪子化士回，請上堂。問：「向上一路，佛祖窺覷無門。祇如集眾陞堂，又且如何話會？」師云：「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直與水相通。」進云：「還有佛法示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腳跟下與你一頓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今日人天有賴，普眾霑恩。」師云：「大有臨河歇死人。」乃云：「目前無法，萬里不挂片雲；意在目前，四顧清風滿座。不是目前法，威音那畔淨贏贏，通上孤危；非耳目之所到，空劫已前赤灑灑，徹下險絕。實際理地，一了一切了；今事門頭，一真一切真。隨處作主，荊棘林中下腳；遇緣即宗，紅塵堆裏橫身。轉娑婆為極樂，變瓦礫作佳珍。二時喫飯，不曾咬破一粒米；終朝無說，時時常轉法輪。無影對頭，高縣日月；沒絃琴韻，曲奏陽春。大地山河，揚眉瞬目；對林水鳥，鼓舌搖脣。句句超佛越祖，言言覿面指陳。直得諸天歡喜，外魔膽喪，雲行雨施，起鳳騰鱗，乾闥婆王低回奏樂，阿修羅眾息惡停瞋，頭頭顯示空王令，艸偃風行，孰不遵會？須是一生取辦，更莫教萬劫因循。祇如為眾竭力底人，畢竟如何受用？」豎拂子，云：「出群須是英靈子，將此深心奉剎塵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僊宗守玭禪師因僧問：『十二時中常在底人，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？』玭曰：『消不得。』曰：『因甚消不得？』玭曰：『為爾常在。』曰：『祇如常不在底人，還消得也無？』玭曰：『驢年。』」師云：「諸仁者！常在底也消不得，常不在底也消不得，畢竟如何即得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者裏玉石不分，喫水也須防噎。」又卓拄杖，云：「者裏緇素分明，萬兩黃金也合消。何也？透過金剛圈，嚼碎銕酸餡，一飽忘百饑，始信不相賺。」

至節，小參。「千谿水冷，萬壑林凋，潭冰徹底，寒非一宵。正令潛施，地中雷復，化機密運，陽長陰消。物理有變革，時節不相饒，直得冰河燄起，石筍抽條，銕蛇橫古路，彩鳳舞丹霄，曠大劫來彈指頃，洞然元不異今朝。諸仁者！難除理障，易遣情塵，大地茫茫愁殺人，眼裏無筋一世貧。生死牢關打不破，快須勇猛著精神，拶到水窮山盡處，心華開發少林春。記得僧問疏山仁禪師：『如何是冬來意？』仁云：『京師出大黃。』石屋頌云：『有問冬

來意，京師出大黃，地爐深夜火，茶熟透餅香。』密老和尚云：『有問冬來意，京師出大黃，若人吞下肚，屙淨一條腸。』」師云：「一人理上偏枯，一人事上不足。山僧又不然，有問冬來意，京師出大黃，若人玄會得，三界大醫王。且道：與古人相去多少？具眼者試定當看。」

上堂。「孟冬薄寒，仲冬嚴寒，朔風如箭，射透重關。少室山前，冰枯雪老；曹谿路上，月白風高。野外橫身霜凜凜，危然孤坐冷颼颼。一陽來復，君子道長；群陰剝盡，小人道消。翻憶大乘氣象，求師立雪齊腰，堪嗟末法，去聖時遙，繫駒伏鼠，外寂中搖，人心澆薄，古道寂寥，安得銅頭鐵額直透此宗？大似桶箍一爆，連底俱空，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，一通、一切通，打瓦鼓、應黃鐘，風從虎兮雲從龍，直饒與麼，猶在途中。祇如不涉陰陽寒暑，端坐家堂一句又且如何話會？」舉拂子，復擲下，云：「動靜不曾離本際，德雲常在玅高峰。」

勉參。舉：「大珠和尚道：『太虛不生靈智，真心不緣善惡。嗜欲深者機淺，是非交爭者未通，觸境生心者少定，寂寞忘機者慧沈，傲物高心者我壯，執空執有者皆愚，尋文取證者益滯，苦行求佛者俱迷，離心求佛者外道，執心是佛者為魔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與麼提持，於如來禪唱教門中足可觀光，祖師禪未夢見在。試問見前兄弟，且道：祖師禪有甚長處？選佛若無如是眼，宗風那得到如今？」

了知、信玄二禪人請上堂。「真宗離相，迥絕智愚；大道無形，原非頓漸。不減不增，無餘無欠，信徹靈玄，豈容瑕玷？圜明了知，不因心念，雖則不壞假名，究竟本無欣猒。嘗露見前靈鋒寶劍，神威凜凜，寒鋩燄燄，冷光偪塞太虛空，天上人間渠獨占 。擬議纔生，墮阬落塹，自是勞生日用差，休言般若無靈驗。有靈驗，絕支離……」卓拄杖，云：「箇中消息子，能有幾人知？大地撮來粟粒米，有時粒米作須彌，長河攪得成酥酪，杓柄靈通玅且奇。益無益，為無為，得力須忘飽，休糧更不饑。所以道：得之於心，伊蘭轉作旃檀對；失之於旨，甘露園中長蒺藜。況復年來衰落甚，道人多與道相違，應須痛念生平事，著意披襟好護持，曠大劫收彈指頃，靈山原不隔毫氂。正當今日，因齋慶贊且置，當頭坐斷，千眼頓開，透脫一路，又且如何舉唱？」展拂子，云：「縱橫玅展無私化，恰恰行從鳥道歸。」

弘遠禪人薦師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昔日漸源覓先師靈骨，石霜道：『白浪滔天。』今日某甲覓先師靈骨，未審和尚道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你向甚處著力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者一喝未有主在。」進

云：「漸源道：『正好著力。』某甲今日不用著力，靈骨分明。且道：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牛頭向南，馬頭向北。」進云：「祇如即今送入普同，四眾瞻依，清風匝地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你若會得，煩惱海中為雨露，無明山上起雲雷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水歸大海波濤靜，雲到蒼梧氣象閒。」師云：「未必心頭似口頭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謝和尚畣話。」師便打，乃云：「水銀墮地，一圜一切圜；古鏡當臺，一照一切照。當處出生，明月印千江；隨處滅盡，片雲收碧落。峭巍巍，活卓卓，剎剎塵塵無住著，非心非佛絕羅籠，是聖是凡難捉摸，陰陽沒處推遷，生死何能繫縛？所以歷劫不昧，亙古常存，無意道人之意，無門解脫之門，更有全提向上……」展拂子，云：「為君直指明言：夷平嶽海，變化鵬鯤，萬象之中身獨露，廓周沙界最為尊。諸仁者！且道：戒微充公圜逝八九年來，畢竟向何處安身立命？」以拂子打〇相，云：「圜湛一輪無空缺，孤光千古照乾坤。」

晚參。展拂子，云：「大道只在目前，謾言千聖不傳，既善騎聲盍色，何妨說玅譚玄？要且目前難睹，會得超佛越祖，矢上不用加鐵，堆上何須著土？欲識大道真體，潔白寧煩水洗？時中寸絲不挂，自然透頂透底，不離聲色言語，直截當陽善舉，縱饒舉得分明，山僧未敢相許。何也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者裏不會，萬別千差。」又卓一下，云：「者裏會得，事同一家。屋後老梅開冷眼，風前銕樹放新華，天共白雲來寶盍，水和明月到天涯。更若不會，歸堂喫茶。」

靈瑞禪人請上堂，兼謝眾檀齋。問：「四眾雲臻請登座，當陽坐斷古毘盧，七縱八橫即不問，還有向上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萬派皆歸海，千山必仰宗。」進云：「劍輪鋒上跑馬，烈燄光中打毬，且道：因甚麼有如是奇特？」師云：「未是訝人機。」進云：「不許夜行剛把火，直須當道與人看。」師云：「且莫詐明頭。」問：「西來大意即不問，家風端的事如何？」師打，云：「還會麼？」進云：「眼空四海乾坤廓，一天佳氣出平常。」師云：「猶有金屑在。」進云：「盡大地是箇解脫門，因甚把手扯他不入？」師云：「怪山僧不得。」進云：「人人鼻孔向下，為甚麼說箇西來底道理？」師云：「為你漆桶不快。」問：「閨閣中即不問，向上宗乘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剎竿頭上仰蓮心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臨機殺活吹毛利，棒下無生不讓人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吹毛利？」僧便喝，師打，云：「菜刀子。」沙彌尼問：「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，和尚作麼生道？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除了者一棒，和尚還有麼？」師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尼禮拜，師云：「坐斷有無不問你，當機一句若為生？」尼無語，師復打，乃云：「橫河眾居士，辦供到靈峰，菩

提心一發，般若智無窮。擊動虛空鼓，撞起月樓鐘，請我轉法輪，單提格外宗。金剛圈，栗棘蓬，吾道一貫破砂盆，無底缽公案兩重，萬戶千門悉皆透過，四方八面無不包容。行布不礙圜融，有星皆拱北；圜融不礙行布，無水不朝東。果爾心華綻發，自然業影皆空，諸祥如霧集，眾福似雲從。曹谿洞簾卷，少林風起叢，禪河謾說無船渡，銕壁從來有路通，撥轉乾坤歸至化，頂門迸出一輪紅。正與麼時，推功歸本即不問，自他俱利一句作麼生道？靈瑞優曇華正發，大千香徹遍穹窿。」

梁湖玄、印、清三靜主請上堂。「大智洞然，元無向背，何妨南北東西？靈機廓爾，豈有階梯？不礙卷舒收放，一切處作奇特事，遍法界見隨類身，大開無盡藏，廣闢解脫門，啟清淨莊嚴，發難思願海。何如玉種藍田？不異華鋪錦上，直得光前絕後，任運騰騰，金雞解銜粒粟，供養羅漢聖僧，既已法輪常轉，自然大用見前。洞山五位、濟北三玄，天龍伸瘦指，菴主豎空拳，梁湖蘭若敲金鐙，五磊峰前駕銕船，陝府銕牛流出血，嘉州大象喫金鞭，透過單傳直指，說甚大覺金僊？」展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高縣佛日煇寰寓，大闡宗風不盡年。」

請上堂。「大道體寬，無易無難。從無住本，流出萬端天際。日上月下，檻前山深水寒。雪覆萬年松徑，雲遮一帶晴巒。百千樓閣空中見，十石油麻對上攤，一口西江都吸盡，卷歸東海作波瀾。芥子納須彌，一有多種；須彌納芥子，二無兩般。分明垂示處，仔細好生觀。昔日裴公見石霜，奪去象簡；當時丹霞參馬祖，棄卻儒冠。利人即是自利，選佛勝如選官。然而常寂光中，休尋寶所；含元殿裏，莫問長安。智暗祇因情識重，眼明多是髑髏乾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更有一則見成公案，今朝四眾雲臻，請我當陽批判。供佛齋僧底，別甑炊香；開單展缽者，光明燦爛。畢竟車不橫推，自是理無曲斷。諸仁若也會得，一生大事成辦，受用還他過量人，荷擔須是英靈漢。不可毀，不可贊，福等虛空無畔岸，百億恆河沙有窮，此功此德難推算。」驀召大眾，展拂子，云：「旃檀葉落古風清，無影樹頭華爛熳，三身四智體中圜，八解六通都一貫。」擲拂子，下座。

成道，上堂。「大威德世尊，弘誓深如海，為憫苦娑婆，勞生如傀儡。線斷苦無窮，不覺亦不悔，故建精進幢，嘗披忍辱鎧。勇猛三大劫，利生心不改，示見舍皇宮，雪山曾六載。苦行受風霜，麻麥充饑餒，忽睹明星正眼開，豁然露出本光彩。悲體猶若戒雷震，慈意玅如大雲霢霂，無能盡說佛功德，須信大功元不宰。流傳歲歲今朝，謂是佛成道日，忝為不肖兒孫，大家憶念往昔。更有行念本瑜，傾出燕金趙壁，嚴設香華燈燭、酥酪醍醐之食，供養十方賢

聖、調御天人師佛，雖然禮貌麤疏，畢竟臭味相入。大眾！彼既丈夫我亦爾，毋得自輕而退屈，如水合水、空合空，本與如來同一質，將此深心奉剎塵，盡未來際莫休息。諸仁者！正與麼時，盡塵沙界處處供養世尊，且作麼生說箇普同應供底意旨？還委悉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請各嚴肅威儀，恭詣大殿，普同拈香。」

旦以化士回，請上堂。「道遠乎哉？髑事而真，雪裏梅華春信息，池中月色夜精神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則神，心法雙忘猶隔妄，色空不二尚餘塵。室內許誰參化女？眼中休去覓瞳人。卷舒立方外乾坤，塵中能作主；縱橫挂域中日月，化外自來賓。雲布慈門，履真而不礙俗；波騰行海，涉有而不乖真。銕作脊梁骨，金鑄堅實心，為眾如為己，因深果亦深。香水攪將成法味，山河轉變作黃金。」展拂子，云：「更有一著，超宗越格，千聖莫窺，萬靈罔測。正眼圜明，威光烜赫，廣長舌覆大千界，圜音響徹塵沙國。所以道：默時說，說時默，大施門開無壅塞，三賢十聖類難齊，[靁/刀]利衲僧會不得。正與麼時，歸根得旨即不問，該羅萬有、玅應群機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鉗鎚佛祖定綱宗，拯拔勞生超軌則。」

除夜，小參。「恰值年窮歲盡時，大家活計猛提撕，未能俊鶻翻身疾，難免靈龜脫殼遲。迷去頭頭成室礙，悟來息息絕支離，機圜見徹無倚依，三界橫身愈出奇。」復舉：「北禪賢云：『年窮歲盡，無可與諸人分歲。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，炊黍米飯，煮野菜羹，燒榾柮火，大家喫了，唱村田樂。何故？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，剛被時人喚作郎。』」師云：「山僧抱愚守拙，雖與見前兄弟聚首空山，不烹露地牛、不唱村田樂，銕釘飯一任飽餐，木札羹憑君細嚼，隨家豐儉，無適無莫。雖然，一味平常，免得安排造作。」

元旦，上堂，拈香。「此香一炷，價值大千，亙今亙古，不變不遷。舉處法輪常轉，蓁時佛日高縣，萬國咸歸至化裏，萬邦齊賀太平年。」斂衣敷坐，云：「元正啟祚，豁開門戶，身裏出門，全機顯露。一著闊一著，一步高一步，萬物咸新，是處皆春。華開碓策，律轉洪鈞，充滿乾坤大地，普遍剎海微塵。應時納祐，種種成就，青山解走，瀑布不溜。寶掌千歲尚孩提，彭祖八百未出幼，慶無不宜，應節合時，千差萬別，一句全提。即日恭惟頭首大眾起居多福所樂在，忘緣了道能知足，珍重眾高流，共唱清平曲。清平且置，三陽開泰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昨夜春回空劫外，覺華香綻不萌支。」

燈節，晚參。舉：「天童傑禪師云：『今朝上元節，是處挂燈毬，一燈然百千燈，燈燈相續，重重無盡，如寶絲網，三世諸佛向光影裏出現、歷代祖師向光影裏說法度人、四聖六凡向光影裏頭出頭沒、山河大地向光影裏成立。諸仁若信得及去，覓其光影來處了不

可得，便乃坐斷報化佛頭。』」師云：「密菴老祖善說法要，大似久經行陣、慣戰作家，箭箭不空、刀刀有力。然則從長簡點將來，利即不無，害亦不少。何也？引得後代兒孫遞相鈍置，箇箇向光影裏著到。畢竟如何得當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裏坐。」

罷爐，上堂，兼謝兩序。問：「十方同聚會，箇箇學無為，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和尚今日解制，有多少人心空及第？」師云：「縱目所觀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無漏國中留不住，出頭天外任人看。」師云：「結解同時句又作麼生道？」僧呈坐具，師打，云：「亂統作麼？」僧喝，師連棒打出，乃云：「春光已半月，春雪滿林壑，百艸不萌芽，蟄蟲夢未覺。謾言大地白漫漫，紅日一舒光爍爍，獨有庭前露柱，年年祇麼平常，也不諠譁，亦不寂寞，人人道彼飽叢林，孰知渠也難名邈？更有燈籠體透玲瓏，心空眼活，左右匡維時協贊，勝如普化搖鈴鐸，渠儂長得無事安閒。諸仁！莫若一時放卻，已透關者自然七縱八橫，未透關者難免無繩自縛。噫歔嘻！能展拓，五濁海底輾屎豬，拗折祥麟一隻角。報君知，委不委？眉毛罅裏清風起，直饒大千剎海都遊遍……」擲下拄杖，云：「究竟將來不如者裏。」

百丈忌，拈香。「迅雷吼碎虛空骨，三日耳聾善舉揚。佛祖典刑為第一，天人師表世無雙，華中優缽人中傑，法中骨髓僧中王。興禮樂，定宗綱，不作不貪，大智惟昌。剎海盡皆蒙化育，支那誰不被恩光？莫謂真歸無處覓，分明覿面不曾藏，碎身粉骨難酬報，竭盡微誠一炷香。」

涅槃，上堂。舉：「世尊臨入涅槃，以手摩胸，普告人天大眾曰：『爾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莫令後悔。若言吾滅度，非吾弟子；若言吾不滅度，亦非吾弟子。』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。」師云：「山僧今日與麼舉，諸仁與麼聽，還得契悟也無？果然契悟，便與釋迦老子把手共行，同一受用。其或未然，莫道不疑好。不免更為頌出：黃面瞿曇，自倒自起，四十九年，巧說道理。臨行猶自賣弄口策，摩胸示寂歸何處？覿露堂堂人不委。人若委，盡善美，桃華歲歲笑春風，鷓鴣啼在深華裏。試問見前兄弟：還委悉麼？如不委，且到大殿拈香上供。」

大悲生日，陞座。僧問：「大悲千手眼，三十二應身，稱名齊赴感，無物不沾均。敢問是神通玅用？為復法爾如然？」師云：「坐斷兩頭，當陽不住。」進云：「將錢買餬餅，放下手來卻是饅頭，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任伊造作千般，到底無過是麵。」進云：「今日慈雲普覆，法雨均施，圜通大士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，僧禮拜，云：「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。」師云：「且信你

一半。」乃云：「淨法界身，言端語真，風清月白，萬古長春。本無出沒，不存窠堀，遍界全彰，通身綿密。大悲願力，不休不息，時時示人，時人不識。示見受生，激濁揚清，高低普應，玅用縱橫。泥捏金剛水裏走，筆描菩薩火中行。是則固是，若約衲僧門下，天地縣殊。何也？不見道？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，放下手來卻是饅頭。能殺、能活，能錐、能鉤，有權、有實，有放、有收，以楔出楔，看簍打簍，一趯趯翻四大海，一拳拳倒毒蜃樓，微雨灑華千點淚，澹煙籠竹一堆愁，八角磨盤空裏轉，玲瓏殿閣語風甌。千差萬別，悉了元繇且置，祇如大悲菩薩千手眼，且道：那箇是正眼？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通身照盡無遺影，千眼都來一隻收。」

上堂。「今朝又是清明節，寒食禁煙思古哲，鳥啼綠樹語含愁，人哭荒郊淚成血，生生死死沒了期，祇為此關打不徹。打得徹，空諸結，智竭情枯無惱熱，萬年一念絕思惟，一念萬年無空缺。無空缺，瞥不瞥，直饒玄會得，眼中猶著屑。不著屑，真奇絕，塵塵剎剎熾然說，萬紫千紅爛熳開，華底靈禽更饒舌。且道：說箇甚麼？」以拂子擊香几，云：「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」

結夏，上堂。「圜覺伽藍，寬若十虛無際；大光明藏，皎如千日齊輝。微塵佛剎，如來總此安居；海會雲來，菩薩悉同休夏。延一念作僧祇、促僧祇為一念，無有絲毫增相、無有絲毫減相，無有絲毫異相、無有絲毫同相，一道平等，浩然大均。諸仁直下知歸，一生參學事畢。儻若情存取舍，尚昧見聞，勞他古聖垂慈，向無方便中曲垂方便，九旬禁足，三月護生。念念攀緣，刮龜毛於銕牛背上；心心永寂，截兔角於石女腰邊。莫作奇特商量，亦非玄玅解會。」以拂子劃，云：「若向者裏挨得一縫開、拶得一線入，則無邊剎海不隔毫端、十世古今不離當念。剎那了卻，彈指圜成，便知恆沙如來據虎頭，山僧隨例收虎尾，十方剎海諸菩薩，大家踊躍生歡喜。祇如不落階差修證一句，又且如何話會？」橫按拄杖，云：「任運常如癡兀人，他家自有通人愛。」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三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四

侍者海澂記錄

頌古

趙州示眾云：「兄弟！若從南方來者，即與下載；若從北方來者，即與裝載。所以道：近上人問道即失道，近下人問道即得道。兄弟！正人說邪法，邪法亦隨正；邪人說正法，正法亦隨邪。諸方難見易識，我者裏易見難識。」

老禪將，韜略長。瓜分南北，細品雌黃。下載與裝載，利鈍展鋒芒。三世諸佛不識，詎容取次承當？蟾彰千澗高低月，春轉寰中遠近香。

東坡居士參東林總禪師，總與論無情話有省，遂獻投機偈云：「谿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，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？」後圓智證悟法師參護國此菴元禪師，法師舉東坡宿東林偈，且曰：「也不易到此田地。」菴曰：「尚未見路徑，何言到耶？」曰：「祇如他道：『谿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？』若不到此田地，如何有者箇消息？」菴曰：「是門外漢耳。」曰：「和尚不吝，可為說破。」菴曰：「卻從者裏猛著精彩覷捕看。若覷捕得他破，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。」師通夕不寐，及曉鐘鳴，去其祕蓄，以前偈別曰：「東坡居士太饒舌，聲色關中欲透身，谿若是聲山是色，無山無水好愁人。」

劫外今時無彼此，從來換步不移身。咄哉彼此何偏頗？一向瀟湘一向秦。爭似兩頭坐斷，何妨撥轉乾坤？華山分破無多子，獨拔無門解脫門。

古隄和尚尋常見僧來，每云：「去！汝無佛性。」僧無對。或有對者，莫契其旨。一日，仰山到參，師云：「汝無佛性。」山叉手，近前應諾。師笑曰：「子甚處得此三昧？」仰曰：「我從溈山得。」復問：「和尚從誰得？」師曰：「我從章敬得。」

幾箇師僧無佛性？玅藥難救膏肓病。叉手近前能識宗，自然上恭而下敬。彼此三昧有師承，主賓互換全正令。一對鴛鴦戲水湄，啾啾籬雀難同泳。

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，師作起勢，谿曰：「者老山鬼猶見某甲在。」師曰：「罪過！罪過！適來失祇對。」谿欲進語，師叱之，谿曰：「大陣當前，不妨難禦。」師曰：「是！是！」谿

曰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趙州云：「可憐兩箇漢，不會轉身句。」

寒山語拾得：「笑有參差沒孔竅，無腔韻出高低調，轉身不會可憐生，明明一句三玄要。」

香嚴上堂：「若論此事，如人上樹，口銜對枝，腳不蹋枝，手不攀枝，對下忽有人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不對他，又違他所問；若對他，又喪身失命。當恁麼時，作麼生即得？」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云：「對上即不問，未上對時，請和尚道。」師乃呵呵大笑。

未舉已前先薦得，從教節外又生枝，咬人師子全生殺，忍俊韓盧沒了期。未上對，也大奇，呵呵一笑少人知。

長生皎然禪師常訪一菴主款話，菴主曰：「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，遂舉拂子示之，不知還得也無？」師曰：「爭敢道得與不得？」師卻問：「有人問菴主：『此事有人保任，如虎頭帶角；有人嫌棄，則不直半文錢。此事為什麼毀譽不同？』請試揀出看。」曰：「適來出自偶然，爭揀得出？」師曰：「若恁麼，此後不得為人。」

胡來胡現，是賊識賊。舌頭無骨利如鋒，爛泥有刺人難測。人難測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
龍峻和尚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？」師曰：「千聖近不得。」曰：「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知？」師曰：「不識善惡，說什麼向上事？」曰：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見道：犴俗。」

不識善惡，灑灑落落。向上亦不知，千聖難湊泊。毫氂繫念不平常，未免畫地為牢，無繩而自縛。

睡龍和尚因僧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」師以杖趁之，僧乃走，師曰：「住！住！向後莫錯舉似人。」

畣在問處，更不周遮。重重相為，舉向作家。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地藏和尚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曰：「秦州來。」師曰：「將得什麼物來？」曰：「不將得物來。」師曰：「汝為什麼對眾謾語？」其僧無對。

來問若成風，應機非善巧。三搭不回頭，笑破衲僧口。饑逢王膳不能食，百城煙水何時了？

僧問雲居膺禪師：「羚羊挂角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復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：無蹤跡。」

羚羊挂角，迥絕羅籠，通身無影像，遍界絕行蹤。雖無牙爪甚威獰，獵犬難尋誰敢觸？剛觸著，轉轆轤，六六依然三十六。

鼓山智嶽禪師因僧問：「虛空還解作用也無？」師拈起拄杖，云：「箇師僧好打。」

鍼芥相投，運斤成風。奔流度刃，不見痕蹤。龍袖拂開山嶽震，虛空迸出電光紅。

大顛初參石頭，頭問：「那箇是汝心？」師曰：「見言語者是。」頭便喝出。經旬日，師卻問：「前者既不是，除此外，何者是心？」頭曰：「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。」師曰：「無心可將來。」頭曰：「原來有心，何言無心？無心盡同謗。」師於言下大悟。

言語相呈渾不是，揚眉瞬目亦須蠲，水盡山窮難進步，驀然一指路通天。路通天，絕正偏，虛空背上駕銕船。

香嚴上堂，僧問：「不求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」嚴曰：「萬機休罷，千聖不攜。」疏山禪師在眾，作歐聲曰：「是何言歟？」嚴聞便下座，曰：「適對此僧，必有不是，致招師叔如是。未審過在甚麼處？」師曰：「萬機休罷，猶有物在。千聖不攜，亦從人得。如何無過？」嚴曰：「卻請師叔道。」師曰：「若教某甲道，須還師資禮始得。」嚴乃禮拜，躡前問師曰：「何不道肯諾不得全？」嚴曰：「肯又肯箇甚麼？諾又諾於阿誰？」師曰：「肯即肯他千聖，諾即諾於己靈。」嚴曰：「師叔恁麼道，向去倒嗣三十年在。」師後問鏡清：「肯諾不得全，子作麼生會？」清曰：「全歸肯諾。」師曰：「不得全又作麼生？」清曰：「箇中無肯路。」師曰：「始愜病僧意。」

己靈諸聖海中漚，休罷不攜臘月扇。拳踢相應機副機，胡來漢現箭中箭。龍象蹴踏，跛驢難見。肯諾不得全，清風生八面。快須著眼看僊人，莫看僊人手中扇。

洞山因僧問：「三身之中，阿那身不墮眾數？」山曰：「吾嘗於此切。」後有問曹山：「先師道：『吾嘗於此切。』意作麼生？」曹山云：「要頭即斫將去。」又問雪峰，雪峰以拄杖趁云：「我亦曾到洞山來。」

吾嘗此切，不墮眾數。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要頭斫去隱寒芒，滿口含霜何用訴？打趁曾到洞山來，電光影裏分緇素。阿呵呵，悟不悟？三箇老古錐，同行不同步。

曹山因僧問：「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什麼人？」師曰：「第二月。」曰：「還求出離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也求出離，只是無路。」曰：「出離，什麼人接得伊？」師曰：「擔銕枷者。」

生死海，第二月，迷真認影何時歇？不用別處求出離，當下翻身自超越。頓超越，得自繇，更嫌何處不風流？

曹山因僧問：「魯祖面壁，意旨如何？」山掩耳。

動絃別曲，葉落知秋。若非作者，孰辨端繇？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轉風流。

雪峰因僧問：「古人道：『覿面相呈。』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覿面相呈？」師曰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
覿面相呈，是也無端。含元殿裏，誰覓長安？可憐不遇知音者，空把瑤琴對面彈。

僧問乾峰：「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甚麼處？」峰以拄杖劃云：「在者裏。」雲門拈起扇子云：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會麼？」

乾峰拄杖雲門扇，掣電光中看轉變，堂堂對面眼麻眯，涅槃有路無人薦。有人薦，鯉魚[跳-兆+孛]跳雨盆傾，流出桃華千萬片。

僧問報慈藏嶼禪師：「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。祇如情未生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隔。」云：「情未生時隔箇甚麼？」師曰：「者箇梢郎子未遇人在。」

情未生時直言隔，悠悠寒角發孤城，一種是聲無限意，有堪聽有不堪聽。

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，回魏府行宮，詔師問曰：「朕取中原，獲得一寶，未曾有人酬價。」師曰：「請陛下寶看。」帝以兩手舒襆頭腳，師曰：「君王之寶，誰敢酬價？」玄覺徵云：「且道：興化肯莊宗？不肯莊宗？若肯莊宗，興化眼在甚麼處？若不肯莊宗，過在甚麼處？」

兩手擎來問法王，中原一寶不囊藏。知音自是能明鑑，直得光輝滿大唐。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門云：「華藥欄。」曰：「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金毛師子。」

清淨法身華藥欄，一句全提絕潦倒。便與麼，休草草，金毛師子旋風埽。三千里外見淆訛，幾箇衲僧有眼腦？

僧問曹山：「如何是師子？」山曰：「眾獸近不得。」「如何是師子兒？」山曰：「能吞父母者。」曰：「既是眾獸近不得，因甚卻被兒吞？」山曰：「子若哮吼，祖父母俱喪。」曰：「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？」山曰：「亦盡。」曰：「盡後如何？」山曰：「全身歸父。」曰：「前來為甚麼道祖父亦盡？」山曰：「不見道：王子能成一國之事，枯木上更撒些子華。」

眾獸近不得，因甚被兒吞？為伊能哮吼，纖毫影不存。全身既歸父，大用體全真。苔生玉殿巍然貴，枯木華開遍界春。

智門欽禪師因僧問：「兩鏡相對，為什麼中間無相？」師曰：「自己亦須隱。」曰：「鏡破臺亡時如何？」師豎起拳。

兩鏡相對元無相，百億須彌不見蹤，鏡破臺亡全體現，銕船高駕太虛空。

廣德周禪師因僧問：「承教有言：『阿逸多不斷煩惱、不修禪定，佛記此人成佛無疑。』此理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鹽又盡，炭又無。」曰：「鹽盡炭無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向愁人愁殺人。」

不求真，不斷妄，了無欣猒真過量。蕩盡家私徹骨窮，風流瀟灑襟懷曠。相逢果有知音知，面面好風來席上。

黃龍機禪師因僧問：「不問祖佛邊事，如何是平常之事？」師曰：「我住山得十五年也。」

來問平常事，山居十五年，鎮日閒閒地，常時坦坦然。鳥啼修竹裏，華笑碧崖前，盡情俱吐露，莫作俗流傳。

玄泉第二世和尚因僧問：「辭窮理盡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入理，豈同盡？」

萬里無雲天喫棒，須知別有好家風。靈文海藏詮不及，今昔貫穿絕始終。一片風光描不就，至尊至貴許誰同？

龍穴山和尚因僧問：「大善知識為甚麼卻與土地燒錢？」師云：「彼上人者難為酬對。」

土地燒錢，冷處著把。問有來繇，畣無虛假。彼難酬對，曲高和寡。言中有響，瀟瀟灑灑。瀟灑絕，碧眼胡僧難辨別。

韶國師有時謂眾曰：「大凡言句，應須絕滲漏始得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絕滲漏底句？」師曰：「汝口似鼻孔。」

口如鼻孔眼如眉，石女能吟白雪詩。昨夜虛空開口笑，木人生得石竿兒。

韶國師因僧問：「艣棹俱停，如何得到彼岸？」師曰：「慶汝平生。」

彼岸何曾離當處？若諳停棹便通玄。衲僧薦得風前旨，直截分明玅莫傳。

報慈文遂禪師問僧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曰：「撫州曹山來。」師曰：「幾程到此？」曰：「七程。」師曰：「行卻許多山林谿澗，何者是汝自己？」曰：「總是。」師曰：「眾生顛倒，認物為己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曰：「總是。」

大地山河俱是寶，不識之人入荒艸，依稀彷彿眼未開，拈卻鼻孔無處討。殺人劍，活人刀，起死回生手段高。

雲居清錫禪師因僧問：「古人有言：『釋迦與我同參。』未審參何人？」師曰：「唯有同參方得知。」曰：「未審此人如何親近？」師曰：「恁麼則不解參也。」

與佛同參誰辨的？元無彼此絕疏親。琉璃古殿浸明月，端拱何曾有二人？擬親近，隔關津，錯過威音劫外春。

永明壽禪師因僧問：「如何是永明玅旨？」師曰：「更添香著。」曰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且喜沒交涉。」仍有偈曰：「欲識永明旨，門前一湖水，日照光明生，風吹波浪起。」

欲識祖師玄玅旨，添香撥火誰能委？一湖吞盡大千界，萬象光含無表裏，迷頭認影不相當，對面白雲千萬里。

南泉山下有一菴主，人謂曰：「近日南泉和尚出世，何不去禮見？」主曰：「非但南泉出世，直饒千佛出興，我亦不去。」師聞，乃令趙州去勘。州去便設拜，主不顧。州從東過西，又從西過東，主亦不顧。州曰：「艸賊大敗。」遂拽下簾子，便歸舉似，師曰：「我從來疑著者漢。」次日，與沙彌攜茶一鋌、盞三隻到菴，擲向地上，乃曰：「昨日底！昨日底！」主曰：「昨日底是甚麼？」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，曰：「賺我來！賺我來！」拂袖便回。

好箇擔板漢，橫身一條銕，智勇李將軍，兩度拗不折。出師重決龍蛇陣，當鋒連下頂門楔，馬陵道下死龐涓，千古英雄常淚血。

百丈惟政禪師。有老宿見日影透窗，問師：「為復窗就日？日就窗？」師曰：「長老房中有客，歸去好。」

問來隱密，畣不囊藏，運籌帷幄，捉賊擒王。驀喚一聲歸去好，和雲帶露溼秋光。

酈村自滿禪師上堂：「古今不異，法爾如然，更復何也？雖然如此，者箇事大有人罔措在。」僧問：「不落古今，請師直道。」師曰：「情知爾罔措。」僧欲進語，師曰：「將謂老僧落伊古今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？」師曰：「魚騰碧漢，階級難飛。」曰：「如何免得此過？」師曰：「若是龍形，誰論高下？」僧禮拜，師曰：「苦哉！屈哉！誰人似我？」

迥絕威音與目前，古今不落本天然，擬求直道翻成曲，蚤隔程途萬八千。欲免過，轉堪憐，天上人間誰似我？驅雷掣電鼓風煙。

南源道明禪師上堂：「快馬一鞭，至人一言。有事何不出頭來？無事各自珍重！」僧問：「一言作麼生？」師乃吐舌云：「待我有廣長舌相，即向汝道。」

一言吐出最親切，舌相圓音徹大千，不是僊陀難湊泊，抬眸鷂子過西天。

西堂智藏禪師普請次，曰：「因果歷然，爭奈何？爭奈何？」時有僧出，以手托地，師曰：「作甚麼？」曰：「相救！相救！」師曰：「大眾！者箇師僧猶較些子。」僧拂袖便走，師曰：「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。」

無風浪起，有事有理；隨機應變，搖頭擺尾。電影纔收，腦後星流。一抬一搦善錐鉤，收虎尾兮踞虎頭。

華林善覺禪師，因觀察使裴休相訪。問曰：「還有侍者否？」師曰：「有一兩箇，祇是不可見客。」裴曰：「在甚麼處？」師乃喚：「大空！小空！」時二虎自菴後而出，裴睹之驚悸，師語二虎曰：「有客且去。」二虎哮吼而去。裴問曰：「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？」師乃良久，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山僧常念觀音。」

本色住山人，無心自合道。天人龍虎悉皈依，水到渠成非作造。問何行業感如斯？山僧常念觀音號。

古寺和尚，丹霞來參經宿，明旦粥熟，行者祇盛一缽與師，又盛一碗自喫，殊不顧。丹霞亦自盛粥喫，者曰：「五更侵蚤起，更有夜行人。」霞問師：「何不教訓行者，得恁麼無禮？」師曰：「淨地上不可更點污人家男女。」霞曰：「幾不問過者老漢。」

家富小兒嬌，強兵無弱將。泥牛吼月浪千尋，石筍抽條長萬丈。

黑澗和尚因僧問：「如何是密室？」師曰：「截耳臥街。」「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」師乃換手搥胸。

密室虛通絕正偏，毫無造作始天然。風前不薦室中主，更要將軍贈玉鞭。能善委，直如絃，買得風流不用錢。

鹽官安國師，有法空禪師到，請問經中諸義，師一一畣了，卻曰：「自禪師來，貧道總未作得主人。」曰：「便請和尚作主人。」師曰：「今日夜也，且歸本位安置，明日卻來。」法空下去。至明旦，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。法空至，師顧沙彌曰：「咄！者沙彌不了事，教屈法空禪師，屈得箇守堂家人。」法空無語。

酬醋慇懃全道義，和光應物探來賓，洪鈞律轉華千對，客情猶自不知春。旁敲正打，喪卻全身，一聲黃鳥青山外，占斷風光作主人。

乳源和尚，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，師咄曰：「者沙彌念經恰似哭。」曰：「慧寂祇恁麼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乃顧視，仰曰：「若恁麼，與哭何異？」師乃休。

箭鋒拄，劍刃交。移星轉斗，換象抽爻。回首暮雲歸未合，抬眸新月上林梢。

黃檗在南泉，普請擇菜次，泉問：「甚處去？」曰：「擇菜去。」曰：「將甚麼擇？」師提起刀，泉曰：「祇解作賓，不解作主。」師以刀點三下，泉曰：「大家擇菜去。」泉一日曰：「老僧有牧牛歌，請長老和。」師曰：「某甲自有師在。」師辭南泉，泉門送，提師笠曰：「長老身材沒量大，笠子太小生。」師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大千世界總在裏許。」泉曰：「王老師鄴？」師戴笠便行。

賓主歷然活潑潑，吹毛用處乾坤黑，無腔雪曲扣知音，玅展家風人莫測。縱奪同時善抑揚，大千總在箇中藏，龍蛇陣上多機變，海內橫行越大方。

黃檗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，恁麼行腳，何處有今日？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」時有僧出云：「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不道無禪，祇是無師。」

超師作，啟後昆。噇酒糟漢，蟻聚蠅奔。定龍蛇兮眼何正，彰大用兮師不存。陣雲橫海上，拔劍攪龍門。下視佛祖為兒孫，蕩蕩巍巍顯獨尊。

長慶大安禪師初造百丈，禮而問曰：「學人欲求識佛，何者即是？」丈曰：「大似騎牛覓牛。」師曰：「識得後如何？」丈曰：「如人騎牛到家。」師曰：「未審始終如何保任？」丈曰：「如牧牛人執杖視之，不令犯人苗稼。」師自茲領旨，更不馳求。

為人直截沒周遮，舉足分明便到家，果爾時中能管帶，何妨高駕白牛車？不動步，越流沙，枯木龍吟消息盡，風前銕樹自開華。

臨濟大師住鎮州臨濟，一晚小參曰：「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兩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克符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曰：「煦日發生鋪地錦，嬰兒垂髮白如絲。」符曰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曰：「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將軍塞外絕煙塵。」符曰：「如何是人境俱奪？」師曰：「并汾絕信，獨處一方。」符曰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曰：「王登寶殿，野老謳歌。」符於言下領旨。

暖風浩浩烘天地，是處江山錦繡新，皺碧蹙紅無限意，醉眠公子不知春。

等閒一吸滄溟竭，無限波瀾徹底乾，擊碎珊瑚枝上月，不留光影與人看。

正令全提無縫罅，聖凡誰敢犯當頭？有情有理俱三段，一劍霜寒萬國愁。

天普盖兮地普擎，運行日月鎮常明，一人端拱無私化，萬國歌謠享太平。

臨濟曰：「大凡演唱宗乘，一句中須具三玄門，一玄門須具三要，有權有實，有照有用。汝等諸人作麼生會？」下座。

一句全提玄要旨，綱宗通攝了無遺。吹毛用處天魔喪，毒鼓轟時佛祖馳。彩畫虛空無向背，玲瓏八面有風規。高提祖印誰能委？獨許超方作者知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真佛、真法、真道？乞師開示。」師曰：「佛者，心清淨是；法者，心光明是；道者，處處無礙淨光是。三即一，皆是空名而無實有。如真正道人，念念不間斷。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，祇是覓箇不受惑底人。後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從前虛用工夫。山僧今日見處，與祖佛不別。若第一句中薦得，堪與佛祖為師；若第二句中薦得，堪與人天為師；若第三句中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曰：「三要印開朱點窄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師曰：「玅解豈容無著問？漚和爭負截流機？」曰：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師曰：「但看棚頭弄傀儡，抽牽全藉裏頭人。」

至鑑本來無一物，纔分朕兆有三才。玄爐大冶烹群象，捏聚依前又放開。

師謂僧曰：「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，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艸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汝作麼生會？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
迅雷一擊電光馳，地軸天關悉轉移，顛倒陰陽歸掌握，黃頭碧眼莫能窺。

師一日示眾云：「參學人大須仔細，如賓主相見，便有言說往來，或應物現形、或全體作用、或把機權喜怒，或現半身、或乘師子、或乘象王。如有真正學人便喝，先拈出一箇膠盆子，善知識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做模做樣，學人又喝，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醫治，喚作賓看主。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，隨學人問處即奪，學人被奪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賓。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界，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辨得是境，把得拋向阬裏，學人言：『大好善知識。』知識即云：『咄哉！不識好惡。』學人便禮拜，此喚作主看主。或有學人披枷帶鎖，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，學人歡喜，彼此不辨，喚作賓看賓。大德！山僧所舉，皆是辨魔揀異，知其邪正。」

兩鋒開合展槍旂，互換全機作者知，一點不來雲萬里，絲毫纔失路千岐。吉凶爻象須抽換，生死關頭貴轉移，橫按莫邪全正令，寰中端坐鎮雄基。

示眾：「我有時先照後用、有時先用後照、有時照用同時、有時照用不同時。先照後用有人在，先用後照有法在。照用同時，驅耕夫之牛，奪饑人之食，敲骨取髓，痛下鍼錐。照用不同時，有問有酬，立主立賓，合水和泥，應機接物。若是過量人，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，猶較些子。」

古鏡當臺絕去留，胡來漢現足機籌，指南一出狼煙盡，霹靂纔收電火流。把住眾流俱截斷，放行攜手御階遊，回途得玅無多子，一月光含八百州。

上堂次，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僧問師：「還有賓主也無？」師曰：「賓主歷然。」師召眾曰：「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首座。」

兩堂同喝，鍼鋒相對。賓主歷然，是何三昧？二水中分白鷺洲，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一語歸宗萬國朝，虛空合掌森羅拜。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四
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五

侍者海澂記錄

垂問

「人人有箇影子，寸步不離即不問，目瞳無影時如何？」
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為甚麼桑樹上著箭，穀樹上汁出？」
「種麻得麻，種豆得豆，因甚有善因而招惡果？」
「犀因玩月文生角，象被雷驚華入牙即且置，文彩未彰已前，道將一句來。」
「如如向上，沒可安排，為甚麼建法幢，立宗旨？」
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趙州為甚麼三等接人？」
「箭鋒相拄即不問，袖裏藏鋒一句作麼生道？」
「風不來，對不動，為甚麼絕頂無根艸，無風自動搖？」
「傾湫倒嶽即不問，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。」
「連朝下雨，天人見水是琉璃、魚龍見水是窟宅、凡夫見水是水、餓鬼見水是火，衲僧家見作麼生？」
「汝若進一步，即迷其理；若退一步，又失其事；若也寂然地，又是死漢。作麼生免得此過？」
「應病與藥即不問，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。」
「若也廣尋文義，猶如鏡裏求形；更乃息念觀空，喻似日中逃影。不涉二途，作麼生道？」
「汾陽道：『識得拄杖子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』泐潭云：『識得拄杖子，入地獄如箭射。』一等是拄杖子，為甚麼有得、有失？」
「前三三、後三三即不問，光前絕後一句作麼生道？」
「不可毀，不可贊，體若虛空無畔岸即不問，通褒貶一句作麼生道？」
「點魚上竹竿，一日一千里即不問，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？」
「少林一脈，祖祖相傳，因甚道大唐國裏無禪師？」
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，畢竟向那裏安身立命？」
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為甚麼佛法不到北俱盧州？」
「大坐當軒即不問，如何是不露鋒骨底句？」
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達磨西來，所為何事？」
「高高峰頂立，不解從空放下；深深海底行，不能步步登高。祇如二邊不住、中道不居底，畢竟如何話會？」
「始從鹿野苑，終至跋提河，於是二中間，未嘗說一字。大藏、小藏，甚處得來？」

「道無心合人，人無心合道，為甚麼無心猶隔一重關？」
「一人有慶，兆民咸賴，為甚麼庭前生瑞艸，好事不如無？」
「古人云：『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。』若還不了道，披毛帶角，還祇如頭上角不全，身上毛不出，且道：是何果報？」
「石長無根對，山含不動雲。因甚又道青山與白雲，從來不相到？」
「有水皆涵月，無山不帶雲，夜月舒光，為甚麼碧潭無景？」

問畣機緣
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國清來。」師云：「既是國清，為甚麼狼煙遍界，匝地刀鎗？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上座正鬧在。」
問：「孟冬薄寒，寒作何色？」師云：「且歸煖室商量。」
問：「佛與眾生等無差別，為甚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？」師云：「從前汗馬無人識，祇要重論盍代功？」「雜碎袈裟，佛佛授手，威音那畔，阿誰傳持？」師云：「錫挂玅高新日月，衣披亙古舊雲煙。」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，為甚因戒生定？」師云：「為憐三歲子，不惜兩莖眉。」「三白羯磨是戒耶？和尚、阿闍黎乃至袈裟等是戒耶？既都不是，畢竟以何為戒？」師云：「是事如是持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打破虛空底人向甚麼處藏身？」云：「一毫頭上定乾坤。」師云：「一毫吞卻山河大地則易，山河大地吞卻一毫則難，你作麼生會？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大好一毫頭上定乾坤。」
問僧：「情存聖量，猶落法塵；己見未忘，還同滲漏。了事衲僧如何受用？」僧云：「出頭天外看，誰是我般人？」師云：「念言語漢，未在，更道。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又僧云：「隨處得安閒。」師云：「亂統作麼？」僧無語，師打云：「蝦蟆禪。」又一僧云：「莫把是非來辨我。」師云：「者是長連床上學得底，畢竟如何受用？」僧無語，師直打出。
問瑩侍者：「日月傍照三天下、正照四天下即不問，日月威光照不到處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云：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」師云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更道看。」者無語，師云：「氣急殺人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紹興來。」師云：「父母未生前從甚處來？」云：「遍界不曾藏。」師云：「者是古人底，如何是你自己底？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禮三拜向你道。」「如何是法？」師云：「流通今古。」「如何是僧？」師云：「眼橫鼻直。」僧禮

拜，師卻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僧無語，師指露柱云：「你且向者裏參去。」
問澂侍者：「從來水火不同器，因甚水裏火發？」澂云：「別是一家風。」瑩侍者云：「大用現前。」一僧云：「山上有鯉魚，海底有蓬塵。」師云：「者是國一禪師底，與你沒交涉。」僧無語，師喝出。
問瑩侍者：「蟄戶不開，龍無龍句，知你會不得。祇如枯木裏龍吟，且道：是何章句？」者云：「悉咧悉咧，蘇嚕蘇嚕。」師云：「依稀相似，彷彿不同。」
問：「百尺竿頭即不問，縣崖撒手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分身萬象中。」
問僧：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是箇甚麼？」僧云：「某甲不明。」師云：「不明處明取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不明處？」師云：「黑似漆，明如日。」云：「畢竟如何是不明處？」師云：「山門頭合掌，佛殿裏燒香。」
問：「德雲從來不下玅高峰，善財去參，因甚卻在別峰相見？」師云：「大人境界普賢知。」
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湖州來。」師云：「湖州有箇端師子，即今在甚麼處？」云：「湘之南，潭之北。」師云：「者是耽源底，與端師子有甚交涉？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弄虛頭漢。」
問僧：「生路上死人無數，熟路上不著活漢，你作麼生會？」云：「某甲到者裏，弓折箭盡，求和尚指示。」師便打。
僧問：「枯木嵓前錯路多，如何得不錯路？」師云：「看腳下。」
隨問僧：「枯木嵓前是何意旨？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寢也未寢，見說甚枯木嵓前？」
僧臨行，問：「兩腳梢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走殺闍黎。」「緊帨艸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絆殺有分。」僧云：「朝生便是鳳凰兒。」師云：「老鸛未許你在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從甚處發足？」云：「南嶽。」師云：「你道思大師鼻孔長多少？」云：「與和尚一般。」師云：「你道我鼻孔長多少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僧參，師問：「一向在那裏住？」云：「福建鼓山。」師云：「曾見晏國師否？」云：「不曾見。」師云：「你不曾在鼓山住。」
僧問：「正睡著，無寢、無想、無見、無聞，主人公拄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我且問你：日間浩浩地，主人公在甚麼處？」僧拍桌一下，師云：「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歸敗壞。」云：「瓮中不走鱉。」師云：「瓮中不走鱉，火裏卻生煙。」

偈

送禪人行腳

春光入幕時相識，轉盼秋聲又將息，艸鞋緊峭別峰頭，去去叢林須辨的。未有常住而不行，抹過須彌一坦平；未有長行而不住，堂堂坐斷千差路。行即住，住即行，竿頭百尺路縱橫；住即行，行即住，廓周沙界何來去？從前大道沒遮攔，究竟不曾離一步。

和石頭回禪師艸菴歌

艸菴軒豁堪棲止，虎護階前清飆起，風月等閒恣吐吞，重重圍繞好山水。住山活計問如何？日用頭頭無不是。古路平，世界陡，無心合道道方偶，一言曾脫野狐身，鞭艸血流頑石吼。劍樹牙，血盆口，驅耕籍盡饑夫有，栗棘蓬咬百雜碎，喝下須彌山倒走。虛空煥若金光聚，耀古騰今人不喻，大千函盍在其中？七曜依之而順度。謾嗟法滅天人憂，祇為吾儕識浪遊，寶藏自家渾不顧，癡狂偏愛鏡中頭。無住著，任喧幽，事事全彰法法收。三萬猊臺方丈著，百千獅子一毛頭。天然古朴家風玅，豈羨浮華碧玉甌？石頭唱，我和酬，同風未敢必師儔，吾愛吾廬雅自玉，棲真彈指足千秋。

靈峰山歌

古靈峰，無內外，劫火光中常自在，巍然迥出最孤高，八面玲瓏非向背。難描邈，超意況，未諳入處徒渴仰，雲裏旃檀香已久，風前銕對華初放。桂輪輝，珠露落，白銀世界何寥廓？夜明簾外任橫身，鳥道玄途頻下腳。峰巒秀，谿壑寬，水出高原受用便，列派分宗能普潤，澄潭不許老龍眠。過量人，弘此道，銕壁銀山都靠倒，更將大地作紅爐，祖佛聖凡齊鑄造。不繇他，全在己，法法收歸掌握裏，未來出格好風光，總在如今一念始。絕覆藏，難隱諱，充塞乾坤無不是，毫氂差處隔天淵，何曾踏著者些子？須透徹，始知音，箇事休於紙上尋，從來玅語非干舌，本有天機海樣深。迷即失，悟即得，掣電光中分白黑，迅雷粉碎太虛空，玉人夢破生平惑。圜通少，偏見多，遂成雪曲與巴歌，師絃一奏群音絕，休問如何與若何。

拄杖歌

扶傾伴月一拄杖，赤體條條寧較樣？風埃不著自神奇，傲雪欺霜有骨壯。最圜明，何假漆？傑出叢林作標格，縱奪事事渾無礙，為人不費絲毫力。任橫拈，憑倒卓，耗動三有齊震愕，疾如金翅攫獰龍，遼空劈海何須摸？顯全提，彰大用，覿面提持非戲弄，鞭起銕牛離死水，解鍼枯骨知吟痛。無背面，沒心情，豈屬陰陽造化生？敲磕虛空饒有響，橫撾塗毒鼓無聲。攜佛祖，撐乾坤，獨拔無門解脫門，長於上古而不老，後天地極而長存。

示禪人

至道難明要究明，悟來方始出常情，獅絃乍奏群音絕，金翅纔飛眾鳥驚。剔起兩眉須自薦，聊通一線要君醒，男兒好具超方眼，莫似時流造次行。

除夕

道人胸次冷如冰，話到年窮似未曾，懶補衲衣雲片片，從他垢面髮鬠鬠。通紅不息地爐火，獨燿無私古殿燈，明日斬新條令句，敲空作響韻鼕鼕。

和靈澄禪師山居詩

因僧問我西來意，我話山居不計年，樂道人宜窮徹骨，畏寒我且髮披肩。斫將石罅龍須竹，筧到廚中象眼泉，清冷家風誰會得？一鉤新月挂簾前。
因僧問我西來意，我話山居不計年，貝葉謾遮緇素眼，袈裟難搭利名肩。盡驚慈化神移樹，若慕真風虎送泉，自笑生平無伎倆，鋤雲幾度薜蘿前。

賦得參差竹影上東窗

月上東廓夜未央，紙窗筠影拂寒光，初疑水墨良工玅，漸聽蕭疏風韻長。快我案前清眼目，奇君格外露行藏，終宵坐對何靈活？密室機先代舉揚。

和越五陳居士韻

迥出靈嵓結石棚，昔人於此悟無生，譚禪月殿龍投座，散步雲梯虎伴行。華雨室空難點綴，機圜見徹任縱橫，謾言衣缽無分付，千古高標啟後英。

壽本師天童和尚五秩

巖桂香飄古道場，法王初度先重陽，望隆海內家風闊，德被寰中化日長。戶外天人爭踴躍，座前衲子競鏗鏘，虛空壽量憑何祝？喜聽雷音遍十方。

送友住剡谿

幾回清夜話松窗，別思悠悠竟莫降，片月那堪留去景？好山自是動眉雙。一毛吹起明宗旨，寸艸拈來建法幢，他日儻能期我社，不辭迢遞剪寒江。

擬梅送友住大梅寺

瘦景離奇異眾芳，南枝再發更殊常，冷涵玉愛華初綻，露滴酥懷味奈嘗。將領紅英歸上苑，不兼粉蜨逐霓裳，生機豈藉東風力？占斷春光轉少陽。

大梅

簸箕擊碎虛空藏，放出渾身白玉毫，唱拍獨聯雲外調，親疏一笳笑中刀。鼷聞密室玄機寂，虎建方墳道韻高，莫謂師歸無處覓，大梅山月浸松濤。

龍山

高步不從雲水入，青山未住已先來，三間容納虛空小，六戶通明晝夜開。賓主謾分簾外月，是非徒折鏡中梅，茅菴燒卻名難掩，振古洪音響似雷。

亮公

虛空講得尚淆訛，再喚回頭不較多，驀地打翻關捩子，全身跳出葛藤窠。纔離幽谷遷喬木，便賣松風入翠蘿，千古西山名徹遠，

聲光赫赫滿娑婆。

船子

無地無錐徹骨窮，空船赤手展家風，中流兩岸頻迻棹，苦海千波任轉蓬。透網金鱗纔滯水，瀑腮電火急飛紅，入泥入水華亭老，師表江南獨讓雄。

次宋學士靈峰留題韻呈本師和尚

幽棲高託入雲天，四海禪流走萬千，釣入滄波忘際岸，身藏北斗絕中邊。孤芳嫩桂開僊苑，獨秀靈苗長石田，最喜祖庭重展拓，千斤法擔有人肩。

臘月三鼓出坡口占

雞鳴出遠披，信步轉山阿，鶴髮霜華染，鶉衣風箭過。曲澗水生骨，長空月渡河，半生行腳事，古鏡不須磨。

山居

幽鳥林間奏管絃，香風澗水盡譚禪，客來動問山中趣，笑指喬松有鶴眠。
折腳鐺煨瓔珞粥，空心銚煮澹黃齏，現成受用無多子，贏得疏慵倚杖藜。

荷上露珠

輕盈本自瑤階下，玅轉風前不露蹤，千手大悲難捉摸，翻身又入水晶宮。

破艸鞋

萬壑千峰曾踏斷，通身骨露更忘疲，而今投老嵓隈下，臥月眠雲是所宜。

臘月送亡僧值雨

濛濛四野凍雲垂，火送亡僧冒雨回，莫謂去人消息斷，短牆新放一枝梅。
朔風欲剪素毛新，吹落梅華不染塵，古徑瀟瀟松底雨，一般清冷泣同人。

辭世偈

五十二年如一寢，就裏全機無別共，真人無位無生滅，梅梢月上清風動。臨行句子少人知，八面玲瓏無罅縫，咄哉四海眾高流，莫弄虛頭休打鬨。若是無依過量人，出生入死能珍重，有權有實，有照有用，八角車輪空裏轉，焦磚打著連底凍。

佛事

挂過堂版。「風骨嚴冷，體性剛堅，規模法席，號令人天，有準有則，無倚無偏。動則轟轟烈烈，靜時密密綿綿，玉應金春香積內，雲奔水赴雁堂前。正當恁麼時如何？」擊一下，云：「輕輕擊著如雷垢，好聽希聲徹大千。」
六和火。「光燄燄，淨贏贏。和上人！還會麼？直教火裏現全身，充塞乾坤絕包裹。」
澄源火。「數載叢林木作，一旦桶箍爆卻，驀然徹底無依，直下灑灑落落。火光燎著面門時，無位真人光爍爍。」
慧目火。「大悲千眼非多，臨濟一隻非獨，果汝慧目圜明，照破生死起伏。其或未然，直下為汝點開，徹證本來面目。」
淨虛化主火。「者箇師僧，逆行順化，行平等慈，毫無虛詐。臨行一段光明，洞徹天上天下。咦！腳跟不動到家鄉，常寂光中天不夜。」
體用火。「體即用，用即體，任用縱橫自家底，放去收來珠走盤，坦然無礙超生死。還委悉麼？觸處洞然無間隔，燿古騰今活潑潑。」
空如火。「空如來藏，碎祖師關。超宗越格，一剎那間。」
雲崖火。「孤雲自在，出沒崖巔，放開彌布，遍覆三千。火雲斂處髑髏乾，情與無情等煥然。」
明通火。「生死牢關如打徹，祖師玄旨便明通，臨行一句重相為，火入火兮空合空。」
體圜火。「無欠無餘絕正偏，當人本體自周圜，死生洞徹渾無礙，劫外今時沒變遷。纔擬議，隔天淵，更入紅爐重鍛過，精金火後轉光鮮。」

周遍火。「廓徹無依悉周遍，無邊剎海不隔線，十方世界現全身，坐斷古今無背面。薦不薦，掣電神機光燄燄。」
蒼石火。「當陽直指莫疑猜，火把頭邊正眼開，生死涅槃俱覷破，石人撫掌舞三臺。」
果生火。「有情因地果還生，須悟當生生不生，直下分明親見徹，菩提玅果本圜成。」
涵宇禪人火。「佛轉法輪火燄裏，雷轟電掣譚玄旨，有時燄裏結寒冰，有時千華開碓觜。禪人若悟目前機，與佛同生同住止，烈燄光中歸去來，騰騰腳底清風起。」
三一上座火。「一即三，三即一，放開捏聚最綿密，平生胸次若冰霜，處眾謙光還朴質，世緣六十又三年，撒手便行能事畢。且道：如何是末後一句？優曇華向火中開，透骨馨香是今日。」
曉峰禪人火。「白晝雷轟電閃爍，銕牛掣斷黃金索，驀然躍出海門東，八臂那吒難捉摸。曉禪人，能闊綽，烈燄光中信腳行，清風無限生頭角。」(預知時至，吉祥面逝。)
道山火。「出保社，入叢林，親師擇友，一片苦心，未明三八九，不免自沈吟。今日皮膚俱脫落，通身剛骨盡黃金，更有轉身一句子，直截當陽為君指，勝蓁門中掉臂行，毘盧頂上清風起。」
冬日，為照如火。「一道神光有照有用，以此輔弼叢林，以此赤心為眾。會得，生死一如；不會，開眼作夢。與君覿面提持，大似一陽解凍。」攛火苣，云：「可中瞥地解翻身，烈燄爐中飛彩鳳。」
淨修禪人起龕。「惟爾淨修，積功累德，發廣大心，為眾竭力，衝暑冒寒，精勤不息。今朝擦手便行，指爾超生佛國，腳下無私路路通，十方俱遍絕行蹤，騰身高步毘盧頂，蹋倒須彌與別峰。」
尊嚴比丘尼火。「生也全機見，死也全機見，生死不相干，獨露本來面。本非男女相，何妨能轉變？石女天明戴帽歸，撞破虛空七八片，無端驚起富羅山，逡巡走入空王殿。莫他求，須自薦，更有末後句，為伊通一線，烈燄光中綻白蓮，大千剎海都開遍。」
戒微充公起龕。「叫不應山，無陰陽地，不露頭角，全彰意氣，時節到來，爪牙俱利。」以杖擊龕，云：「杖頭擊著便翻身，師子奮迅恣遊戲。」　鍛骨。「生緣八閩，往來兩浙，德望既充，眾咸喜說，出入叢林，人呼俊傑。眉底能舒白玉毫，眼中不著黃金屑，四十餘年一夢中，泥牛走入金毛穴，今朝徹底為掀翻，窠臼不存好時節。末後句，為君訣，斬新更入洪爐鍛，洪爐燄裏寒冰結，劫火光中得自繇，一片清涼除惱熱。」(淺葬數年，今煆過入普同塔。)
眾靈骨起龕。「四海眾高流，大家在者裏，示寂有先後，歸源無此彼。銕牛不臥亢陂，真龍豈藏死水？密迻一步透重關，西方入定東方起。」　鍛骨。「死骷髏，活龍象，逐隊成群，東拋西放，多年

雨打風吹，幾度雲封雪葬，未能法合古規，豈得通身快暢？今朝獨露風前，指爾單明向上。還會麼？瞥轉一機，急著眼看。一齊煆送人紅爐，透出白毫光燦爛，玅手僧繇畫不成，充塞虛空無際岸。」　普同入塔。「白銀世界金色身，情與無情共一真，法源平等何高下？總是靈山一會人。忘彼我，絕疏親，箇箇全身無向背，人人眼出透金塵，今日同歸無縫塔，正體堂堂沒卻身。諸仁者！既是正體堂堂，為甚麼沒卻身？不見道？天曉不露，夜半正明。」
斷塵米頭，起龕。「無榮無辱過生平，寢入南柯眼未明。」遂喝一喝，云：「霹靂一聲昏夢破，坦然高步涅槃城。」　舉火。「斷除塵垢，尚落偏枯，要得圜玅，絕後再甦。華開碓觜，笑殺老盧，眼中無屑，肘後有符。火裏翻身能[跳-兆+孛]跳，皮膚脫落絕名模。」
眾靈骨，入普同。「十方薄伽梵，三界獨稱尊。諸仁如薦得，一路涅槃門。涅槃門，絕遮互。八字打開，兩手分付。無景對下合同船，大家齊上無生路。」
悟塵起龕。以杖擊龕，云：「悟塵！若悟此三昧，生死牢關百雜碎，化城不住絕拘留，便歸寶所無罣礙。祇如腳下無私一句又作麼生道？步步絕行蹤，通身無向背。」　舉火。「生老病死苦，為人那箇無？會得安閒法，還他大丈夫。悟禪人！還會麼？拈起死柴頭，且向無煙火，烈燄光中掉臂行，赤灑灑兮淨贏贏，無死無生無涅槃，偪塞虛空絕包裹。」
一明火。「一明不明，眼裏無筋。自遮自障，喪卻生平。為爾金鍼一撥，通身都是眼睛。送入紅爐鍛過，無明業識冰清。當下豁然親悟入，巍巍高踞涅盤城。」
達變權禪師語錄卷第五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